驂鸞錄

南中紀聞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聊齋誌異

范成大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裨乘及寶顏堂祕笈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後出然據明嘉靖虞襄刻本校刊較稗乘寶顏爲優故據知不足本排印

驂鸞錄

宋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臘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宿震澤。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震震亭。皆來會。余去年七月。自成都移於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獲命。乃襆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聖俞舉震亭。故今日遠來。震亭舉業外。尤精珞琭子林開諸書。試評余五行。則曰。吾知之舊矣。數語可決。公欲遄歸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朞。末年多中。復西南行萬里。亦朞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載之賜耳。其言詭異。姑筆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旦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頹。西廊盡拆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脅。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

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恠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遺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弃之灌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襞積嵌巖巧恠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雪川風水向背之要

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據一丘壑。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郵。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判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廣土。何從數得安否問。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禦瘴藥否。其言悲。嗚泣且遮道。不肯令舟與遂行。

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愴。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廢寺中。卽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淸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淸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蕭洒軒。取吾家文正公蕭洒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斂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歙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徵歙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爲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漸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羊。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澄江館此縣舊出名酒漕司扼其坊近年所釀寖不及昔時大抵甘滯不快聲稱減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跧灣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宿湯喔一作嘔。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丘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郵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嘆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甃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宴是日乃立春曉旛夜蛾同集尊前眞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

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敍官至遂巡欲遜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凌季文尚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鱗臺後志季文名景夏

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塵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盡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連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臺大壇石色如桃花旁人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赤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屏如几及臥牛蹲蠏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攤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灣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晁無咎書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鼈洲．野人相傳．長沙嘗旱．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鼈．遠食茲土．潭人信之．至遣人來鑿洲．今有斷缺處．又云．藏潛洲不沒．大甚僅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名見前漢書．縣有于越亭．
二十九日宿鄒公溪．
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
二日．雪甚．風橫濤於龍神．午霽．發船鄔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或報盜舟不遠．夜遣從卒燕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榷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既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偪仄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襲實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廳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識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腰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祠廟。轉至詠歸亭。東湖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蒙鬱。又過許眞君觀。觀鐵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地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榦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爲許君鎖怪孽於下。且以鎭此方云。漕使前司業劉煒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圃。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蝶塞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寨。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鄙墟。疑皆得種橘之利。

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固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艤寶氣亭。聞舊縣去北尙四十里。劍池鄉張雷廟前有小池。云掘劍處也。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錢塘。不如是。卽頹齧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盡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慴。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爲形勝。因以名堂。登淸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隔阜、玉筍、諸山。江外殘雪未盡。縈靑繚白。遠目增明。

十四日將登陸家屬已行獨冒微雨遊薌林及盤園薌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薌林堂皆爲樾蔭所迨森然以寒宅傍入圃中步步可觀構臺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爲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槿籬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葺牆後園池搴芳諸亭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溯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考出薌林對門又有荒園甚廣未及葺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爲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籃輿以板爲底上起四柱籃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薌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酴釄下子嚴以爲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薌林尚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壠昀昀子嚴悉進築焉地廣過薌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廡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莫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尚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令憶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予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石湖眞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

十五日過棲桐山遊玉虛觀揔仙茅作湯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既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

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爲觀。入蕭史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採得之。極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純緣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爲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册尚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郵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略之。桂林迓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過鎮。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西廣不被兵。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獼前引。今有獼經橋。至谷中。即二龍所居。化爲白衣。

遂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顏淵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酌以瀹茗。自小釋迦塔後。多竹滿山。取以爲杖。爲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峯。每峯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峯。周遭遶寺。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

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宜風市。

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簣塊石。皆刓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沒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裏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蘸塞。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別是一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漉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鐺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峭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迥不同。吳中松多虬幹。柏則怪跼。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輿泝江此地既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易甚夥敵壯縣三日始汎湘江自此至六日早莫行倦則少休不復問地名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亦不間斷又皆土山略無峯巒秀麗之意但荒涼相屬耳

七日宿衡山縣西望嶽山岩巒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汗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結約於此官置巡檢司焉

九日上謁南嶽廟四阿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侍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燒後廊壁本不圮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函遣衆工模搨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七八自宴樂優戲琴弈圖書弋釣級織下至搗練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簪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鐍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入前廊及中門所畫文武官班旌旗戈甲之屬則常筆也衡嶽寺在門西集賢峯下有善果尊者鐵錫存焉孟氏有蜀特來施此寺藏經其簾表則蜀人戶部侍郎歐陽彬所施織文妙絕勝業寺在廟前登御書閣以望嶽晚晴衆山雲盡捲石廩紫蓋瘦諸峯畢見惟祝融在雲氣中嶽廟正直紫蓋峯下一小山曰赤帝峯南臺寺在瑞應峯上登山之最近者勝業寺有隋柏盤踞於地幾一畝甚怪奇

柳子厚般舟和尙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

十日。行舟數里。卽再見南嶽峯。巉敦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臨皐道中。盧仝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

十一日。早莫行湘中。

十二日。至衡州。

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治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王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立。

十五日。捨舟從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鴈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憩花藥寺。又行二十里宿。

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間。路中皆小丘阜。道徑粗惡。非堅撥。卽亂石坳處。又泥淖。雖好晴句餘。猶未乾。跬

步防躓。吏卒呻吟相聞。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漿家。皆不設圊溷。行客苦之。自吳至桂三千里。除水行外。餘舟車所通。皆夷坦無大山。惟此有黃龍嶺。極高峻。回複半日方度。與括之馮公。歙之五嶺相若。宿大營。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夷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襞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

十九日。發祁陽。里渡浯溪。浯溪者。進山石磵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橋。臨江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碑傍巖石。皆唐以來名士題名。無間隙。外有小丘曰唔臺。小亭曰磨亭。與溪而三。是爲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別有一臺。祠次山與顏魯公。橋上僧舍。即漫郎宅。黃魯直書其榜曰浯溪禪寺。又書法堂字。皆崎側不用工。又有陶定書中宮寺榜。寺既不葺。諸榜皆委棄壁下。竊計次山卜隱時。偶見江濱有此叢石。流泉帶之。遂定居。景物不出數畝。湘流至崖下。尤沈碧。助成勝致焉。打碑賣者。一民家。自言爲次山後。擅其利。過浯溪。皆荒山岡阪。複重。宿東青驛。始余讀中興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以爲元子之文有春秋法。謂如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皆微詞見意。夫元子之文。固不爲無微意矣。而後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明。是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又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

知臣忠痛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魯直既倡此論。繼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爲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前下馬作奇祟。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於體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蓋之而章。使眞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譟其傍。又如此。則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觀魯直二三策。與痛至骨之語。則誠謂元子有譏焉。余以爲是非善惡。自有史册。歌頌之體。不當含譏譬。如上壽父母之前。捧觴善頌而已。若父母有闕遺。非奉觴時可及。磨崖頌大業。豈非奉觴時邪。元子既不能無誤。而諸人又從傍詆訶之。不恕何異執兵以詬人之父母於其子孫。爲壽之時者乎。烏得爲事體之正。余不佞。題五十六字於溪上。如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綱。與夫頌詩形容之本旨。亦不暇爲元子及諸詞人地也。詩既出。零陵人大以爲妄。謂余不合點破渠鄉曲古蹟。有閩人施一靈者。通判州事。助之譟。獨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則併指南卿以爲黨云。

二十日。行羣山間。時有青石如雕鏤者。羣臥道傍。蓋入零陵界焉。晚宿永州。泊光華館。郡治在山坡上。山骨多奇石。登新堂及萬石亭。皆柳子厚之舊。新堂之後。羣石滿地。或臥或立。沿水浸碧荷。亂生石間。萬石堂在高陂。乃無一石。恐非其故處。然前望衆山。回合如海。登覽甚富。子城脚有蒼石崖。圍一小亭。又有瀟湘樓。下臨瀟水。不暮。

二十二日。渡瀟水。卽至愚溪。亦一澗泉。瀉出江中官路。循溪而上。碧流淙潺。石瀨淺澀不可杭。春漲時或

可。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必是汎一葉舟耳。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傍有鈷鉧潭。鈷鉧、熨斗也。潭狀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澗之類。詢之。皆蕪沒篁竹中。無能的知其處者。

二十三日。行山間。宿深溪。桂之門接牙隊。例至於此。

二十四日。宿全州。泊至湘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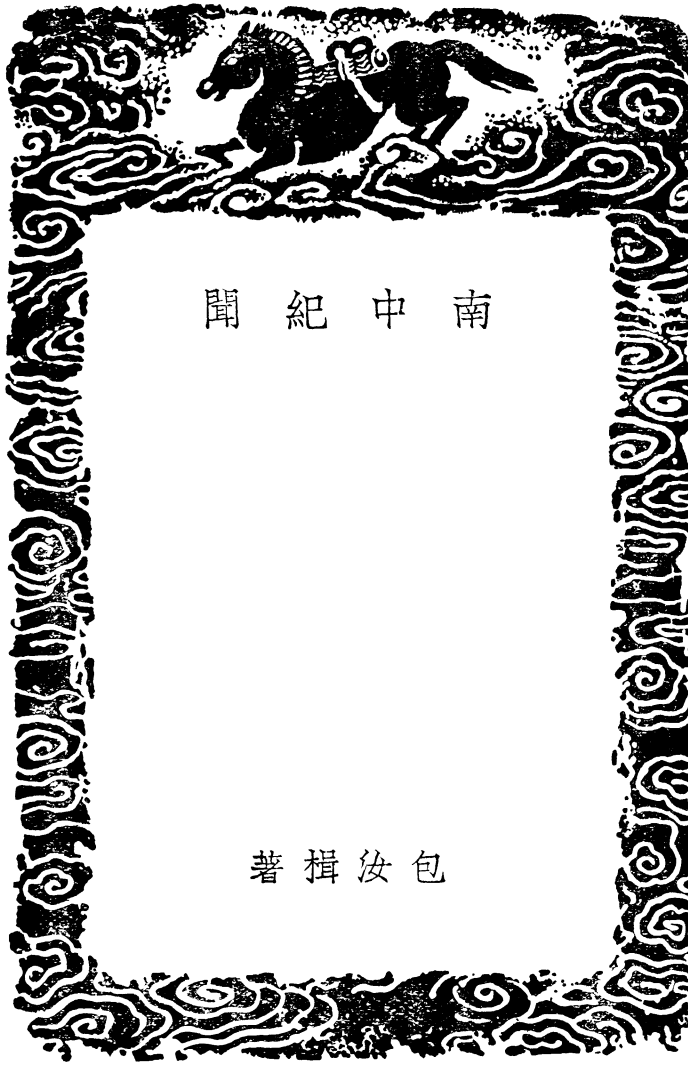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入湘山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之像。號稱眞身。有所著書十餘卷。士人奉之惟謹。亦多靈響之說。出山。遵湘水崖壁。行石磴上。清流如箭。境清而麗。佳處名盤石山。有泉自洞罅中噴出。當道名玉髓泉。

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子舉頭驚咤。以爲何爲至此也。然自湖南盡處。赤土小山。綿延無已。至湘山雖佳。然郁落蹊隧。猶嫌狹。少夷坦。甫入桂林界。平野豁開。兩傍各數里。石峯森峭。羅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動心駭目。相與指示夸歎。又謂來遊之晚。夾道高楓古柳。道塗大達。如安肅故疆。及燕山外城。都會所有。自不凡也。泊大通驛。道上時見鮮血之點。疑漬可惡。意謂刲羊豕者舁過所滴。然亦怪何其多也。忽悟此必食檳榔者所唾。徐究之果然。

二十七日。睨經略安撫使印。自此趨府。二十七里至安興縣。十七里入嚴關。兩山之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相傳過關即少雪有瘴。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地是。

二十八日至滑石鋪。嶺中有龍思泉。又曰碧玉泉。小亭對之。張安國題詩曰。煩君淨洗南來眼。從此山川

勝北州。卽知桂林巖壑。必稱所聞矣。二十二里至靈州縣。秦史祿所鑿。穿渠在焉。縣以此名。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八桂二三里間。有小坡橫道。高丈餘。上有石碑曰桂嶺。其實非也。桂嶺聞在賀州。名始安嶺。彼州又有桂嶺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比自中原來南者。久不行賀州嶺路。但取道於此。故事帥守監司過嶺。卽有任子恩纔越此坡。小卽沾賞。前帥呂源者立碑坡下。數年盡陂賞典。而碑猶存。泊八桂堂十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山川以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蓋歆豔之如此。故余行紀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南中紀聞

包汝揖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南中紀聞

明　禾水包汝楫公剌著

余令綏五年強半常辰、寶武間數數去還。不則內境深箐奧麓。停車問俗而已。以故地方土風物志。若黔、滇習俗所繇目吸耳貯。每詫歎而異之。積久忘失。且罄矣。癸酉正月游海上。遇崇明僧悅心。談滇、粵事頗晰。尋省曩日覩聞。悅若有會。因搜臆而臚其大凡。無裨於術業。聊仿昔賢方言遺意。供丹鉛點綴之餘焉爾。是歲二月朔。公剌子書於虎林禪寺。

倭奴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國中人煉一刀自佩。起臥不離。即黔、蜀諸土夷亦然。土夷試刀。睿於路旁。伺水牛經過。一揮。牛首輒落。其牛尚行十步許纔仆。蓋鋒利之極。牛已斃。猝未覺也。其人走死如鶩。亦略與倭同。

倭國無敲朴襍刑。有犯即殺僇。其死囚亦不用械繫。第以茅索縴至一所。令犯者長跽。數僧人爲導引。若懺悔然。旋即刑之。已刑。諸倭競來試刀。頃刻骨肉糜爛。慘酷莫甚。

南詔雲龍山有共命鳥。又一山高踰千仞。名無量山。山上殿相傳自空中移置。爲天帝取天女處。

獠獞報讎相擊。必噉其肉。臥皮上。傳云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蓋有自也。

吳人自稱曰儂。晉人曰咱。苗人曰歹。

麻逸凍國在海島中。俗尚節義。婦喪夫。輒剪髮毀面。絕食七日。臥寢屍傍。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之飲食。終

身不更嫁。印度國亦然。夫死不再適。妻死不再娶。皆風俗足稱者。

錫蘭國有一大山。侵雲高聳。山頂有巨人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氏足跡。佛氏一葦丈六泊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始深信。近聞鄉人董少泉云。南海般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衆。人不挨擠。此石亦不覺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數千人。亦復不窄。要知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隅見。開拓道眼。若更信受不及。是眞顚倒。是眞邪魔。是眞謗佛。

羅鬼服飾。其椎髻向腦紮以青帕。下穿大褲。上衣齊腰。外罩氈衫。衫掛背羊皮一方。雖土司宣慰冠服見中國上司。其袍服後亦掛羊皮。出則仍卸冠服。椎髻短衣如常。又聞羅鬼諸山。其絕頂各突出向前。如椎髻狀。要見服制各各不同。亦風土限之。

羅鬼國禾米佳。過中國。彼地人又以燕麥爲正糧。間用禾谷。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繭。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羣苗以此爲麵。每人製一羊皮夾袋。裝盛數升。途中遇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麵。燕麥在羅鬼偏地有之。利賴甚多。語云。菟絲燕麥。徒有其名。當未服羅施舊誌耳。

羅鬼人擄中國男女。仍以中國男女配耦。並不給配本地人。云恐亂其種。

黔省久困後。食糧已盡。掘鼠羅雀。幷猫犬亦盡其類。圍解三年。城中尙未見猫犬。官衙民舍。鼠子絕無一枚。按察司中。僅有二鼠。見者輒愛而飼之。不行捕捉。戊辰夏。辰沅兵憲迴溪王公爲余言。王自黔泉轉陞。

安酋國中甚富有水銀坑二處歲獲銀億萬彼中田土號黔省上腴安邦彥未叛之前其洞外田土每與漢民互易迭相輸租及用兵後省城外洞田俱爲黔省人占種如安酋不滅此又日後兵端也

貴州羅鬼苗造馬鞍精巧堅固騎坐人馬俱適彼國大頭目一鞍值價百餘金最下亦十餘金更無賤惡不堪者其鞍橋不用鐵亦以木爲之狀類靴頭雖暮夜行高箐叢草中露不沾履

歲丁戊之交余往返中州每日早晚必向平野中伺日出沒狀清晨見赤光方動離地少頃便高二三丈迨晚則徐徐縮地與中天時無異可見中國去東極甚近去西極則甚遠禹服九州止占大圓東南一隅卽成周稱洛陽天地之中亦就禹服道里計之實非天地全體之中禪家有四天下之說當非悠謬

湖廣武昌府通山縣三都地方崇禎元年四月間洪水冲出古銅鐘一口款係周朝製器上有圓花錞三字重十八斤聲極清遠初解本府不收後解貯藩司

辰州府城南有伏波將軍廟在山麓登廟則郡治民廬官廨歷歷在目下瞰江水浩然南逝目境甚豁廟有山谷老人題字畫奇宕可愛是其遺跡也

辰沅江流迤北自白漳來者極清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水色黃濁登山俯瞰清濁中分若截雖檣楫競馳毫無夾雜大奇大奇

天啓六年建魏忠賢生祠於張掖門內上親賜額各省直靡然效尤競爲奢麗而我浙尤甚浙祠宮庭之僭侈不必言至爲忠賢像婉轉便捷一切如生人間開盛筵邀忠賢像張樂高會陳饌進觴悉如獻酬

禮。腹中置錫肚腸。上洒輒灌入錫腸中。度將滿。揖像出庭小遺。去錫口塞。酒輒注放一磁罈內。隨命撤餚。幷洒賜隨侍者。諂媚之工至此。時余在沅陵。聞之南都來者云。此浙撫爲之。撫潘汝禎也。

豸舌如鋸。着處無不立斃。故曰豸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言其銛也。

楚魏間。濱河處淤田。往往瀰望無際。其開墾成畦者。動輒千億。眞天地間未闢之利也。但彼中治田。不若三吳之勤。歲不過一稔。以此收穫。亦不甚奢。然楚中谷米之利。散給海內幾徧矣。原大則饒。其然其然。

廣輿記載綏寧出夢花。云佩之令人夢不忘。余至綏徧詢耆舊士民。並不知有此花。及查該邑舊志。原不見人物產中。志載之訛。若此。居官者愼勿按圖索駿。向方州覓杜若哉。

江豚大者重七八百斤。不可食。熬油燃點極亮。臨水燃豚油燈。水底畢照。一云。歡飲則明。工作則暗。故名懶新婦。

洞庭湖中有白鮀。稍類江豚而大過之。重者每一二千斤。白鮀有雌雄。肚下牝牡狀。酷類男婦。雌者有乳二隻。因疑水俗皆濕生。或卵生也。既有乳。則係胎生。然則海馬、海狗、及江豚之屬。亦必胎生矣。或水族四生皆有。所不可曉。嘉魚上下排洲間。頗有此魚。

淇、衞武公故址也。余丁卯入覲、道經其地。城不甚廣。第殷闐稠密。當時夫子庶哉之歎。豈至今猶存其遺耶。郭外淇水環旋。澄碧可愛。然僅涓涓線流。無渟泓蕩漾處。或是時寒沍。水淵乃爾。周望四野。壽平畦。求所謂猗猗竹。絕不得見。想武公時風景。必不若此。感物懷人。可勝仰止。

松鼠能以尾飛。其騫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陡竪其尾。驀然飛越。勢在尾也。鷹轉尾而有摩天之勢。松鼠揚尾而有騰空之能。

粵西蟹腊。京師頗乾。俱以鮮美味屈。折市賣。令名品削色。皆遭刼也。如閩中側生乾。製發販遍給海內。雖失本來。還成佳味。

霍靖州黔人也。嘗爲余言。曾與同鄉張進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往武當山進香。聞有不二禪師在山。能知未來事。隨卽叅訪。不二坐禪入定。不敢驚動。各默侍其傍。少頃。師舒眼見諸公。動問訖。坐語良久。各求指示。師挈霍公手云。汝慢行。我先送四位。及至門。但見師兩目淚流。呼可憐可憐而別。然後轉送霍公。各亦不解其故。越兩年。安酋倡亂。黔省屠戮幾盡。張胡四人俱在難。霍時令我浙臨安。獨得免。不二師之前知如此。彼時山中咸謂不二年一百二十歲。丙寅八月。余在武陵。過德山禪寺。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亦年百餘歲矣。詢不二已於乙丑歲涅槃。

襄江道中。沿隄上下。蘆蕩不知幾千頃。土色青黃相錯。地形亦不窪。此吾鄉腴田也。不識何故棄不樹藝。竟作樵漁湯沐邑。海內曠土。總不如湖廣之多。湖廣眞廣哉。

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掇刀石。有關帝廟一所。殿上神座右偏。帝所用大刀。插石竅上。搖之亦動。提之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紺。體式精緻雄壯。聞大啓元年。黔中總戎張某過此。意欲取閱。辦牲儀拜祭。隨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

文稱帝過襄樊間。掇刀於石。後土人因山爲祠。塑像供奉。夫帝忠義大節。卓絕千古。不以勇力特聞。卽以勇亦豈有能出帝右者哉。

荆襄綰轂滇黔。襟喉楚魏。天地間大都會也。方劉表彌留之際。昭烈存恤其孤。撫有其地。進窺巴蜀。東向以爭中原。豈不力半功倍。坐爲東吳弋取。乃借而據之。卒以釀釁。不其拙乎。總之。昭烈小慈小諒。而無大略者也。

象有兩門牙。向外垂地。不以嚙物。以其出自口中。輒以爲牙。實非牙也。如鹿角然。雄鹿有角。雌者無有。象亦如之。母象無門牙。

象形至蠢。而性最靈。命之打鼓。以鼻扣地作鼓聲。逼肖。命之作虎嘯。吹喇叭。亦彷彿似之。命之跪。輒屈其後膝。命之舞鎗。則以鼻撩鎗轡旋數週。不但通人言。尤善曉人意。此繹氏所以龍象並稱歟。

緬鈴薄極。無可比似。大如小黃苴。內藏烏液少少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置案頭。不佳。旋運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髮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烏液出深山坳中。異鳥翔集。所遺精液也。瑩潤若珠。最不易得。

茶油樹葉四季常青。每於八九月間開花。色白而香。晝舒夜斂。結實凡十餘月。直至次年六月。方採掇製油。足備週歲之氣。以故色味清和不滑。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綏靖間多有之。

湖北民俗。喜建庵院。田產兩爭不決者。輒捨作庵中香火。流寓僧道。俱有妻室子女。耕種納稅。與居民不

湖北氣候甚信.每年三月初便舒融.可去綿服.此後更不復冷.無所謂麥秋天者.至十月方穿夾衣.長至以後.亦止須薄綿一重.遂可禦寒.不必重裀襲裘.如我鄉冬月也.滇中更煖.過冬不用綿絮.

戊辰冬雨雪四五日.綏寧居民.皆謂本年天冷異常.時小江中魚凍死浮水面甚多.民間附江者爭取.動輒數十斤.余從三都署沿江過太平里.所目覩者.魚生長於水.寒暑皆藉護持.何至凍死.余謂小江水淺.且江底皆石子鋪積.無水草可以潛伏.以故不能耐霜霰之氣.然彼土人咸異之.

猺人雖有男女居室.然移徙不常.如鳥獸然.遇大山人跡罕到處.有可耕種者.遂結茅栖止.樹藝黍粟.伐大樹爲獨木盤、盆、罈、盒之類.甚巧.攜出市易米菜.能捕虎豹犀兕.善識草藥.取以療人疾.輒効.又解爲厭魅詛咒之術.書人年庚.埋置土窖中.用法詛咒.其人輒夢鬼物驅擊.往往驚怪嘔吐鮮血而死.謂之埋魂.厭咒猺人雖少.而羣苗避之不敢忤.畏其術也.

湖北郡邑.大都漸染苗習.民間同姓婚姻者.已不勝混亂.其弟配嫂.兄收弟媳.亦視爲常事.至於姦情犯倫.如翁亂媳.姪干姑.甚有祖姦孫女.如此之類.不時見告.若盡以法繩之.眞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

寶武辰靖間.苗類雖多而不能爲亂.其族分也.苗性無恆族.分則彼此相軋.一有讐恨.沒世不解.日耽耽窺隙乘之.自相殘噬.害不中漢民縱間.有搶掠獲小利.輒斃匿鳥散.有司但稍以法羈縻之.無他虞也.

頃黔蜀之變。正爲先年設立土司故。土司初藉朝廷名號。箝束其衆。迨後法令已行。苗衆遵服。遂借衆勢脅制朝廷。如邇日奢安兩酋。其殷鑒已消弭久長之策。無如解散其類。欲散其類。無如革去土司。第方今負固日久。衆志方合。土官不可革也。我革之。彼且彌戴之。其在征勦蕩平後乎。噫。安得王文成、韓苑洛、其人者與深言苗事哉。

楚地產白蠟。而湖北尤多。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間採取。煎熬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縣民但取蠟。不解畜蟲。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但蟲必俟一年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多不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荳。上面亦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樹放蠟者。雖有蟲甒。死不得生子。

湖北民家得獼猴。撫養馴熟。用以防夜。遇晚。鎖置戶外。如有警。輒叫喊報人。秋間蠟樹遍山。每有竊摘者。亦放猴於樹。賊來。登高而呼。人咸知覺。往往捕獲。

綏地慣賊。有藏形術。使人對面不見。又能用符水療治夾打。雖重刑困斃。飲之痛立解。仆立起。嘗獲一劫賊。章士彥係黔陽人。審時。用新夾棍夾之。踰時。箠敲至一二百。已寸步難動。扛抬入監。後隨乞井水一碗。口中不知誦念何語。飲水少頃。足遂能伸縮。半晌。輒便站起。通監咸異之。自言有符咒。立能止疼。甦

踏。監犯棒杖未愈者。爭相求治。余命監役加鎔枇。晚則鋼之於柙。復有竊賊劉傳定。善幻術。能障眼匿形。遇追捕急。每用術飛去。嘗戲用瓦沉池塘中。良久取瓦。輒得魚數尾。云瓦得咒力。旋化爲獺。魚自就捕也。傳定係綏邑三都里民。同黨甚多。余嘗經過其里。家亦不貧。恃其術屢犯不懼。丁卯歲。嚴比捕役。百計獲之。詳配大龍驛。村間始安。

臨口巡簡司廨。諸葛武侯屯兵處也。周圍土城可二三里。左山右江。前有觀星臺遺阜。形勝頗佳。武侯南征時。曾駐節於此。古人行必列營。止必築壘。以故猝然撼之不能動。所謂節制之兵。立於不敗者也。地方靈秀。宜留之本地方。宦遊偶遇名勝處。止宜探尋賞玩。題咏標識。不無沒山川之秀而已。若採蘭葦載以歸。取天地間名山大壑之奇。供一家池沼耳目之玩。便山靈削色。游人減致。殊非韻事。

歲戊辰。兩過桃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憑覽一望而盡。絕無陰崖奧谷。巉岩嶮峽。不知何故。現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敦樸純龐。循循守禮。綽有古風。大非湖北諸郡邑囂悍風習。豈亦仙靈所薰被耶。

通道縣共六里。止二里係漢民。被服與中國同。四里係苗民。不冠不履。男婦俱左衽佩刀。男子頭插雉尾。身穿短襖。胸背兩臂俱花繡。婦女頭髻偏挽右傍。頂上插一銀牌爲飾。上衣齊腰。亦俱花繡。男婦下截止穿長褲一條。冬夏跣足。男子娶婦。過七日。即送回母家。遇耕穫時。暫喚回幫助。平時止在母處。男子年長未娶。號羅漢。女子年長未嫁。號老陪。其羅漢已娶妻。遇婦人有姿色者。仍托名羅漢。復行取討。老陪已嫁夫。遇得意男子。亦自托老陪。又復嫁配。夫婦不恆。自成夷俗。婦人非有孕欲產。不至原夫家。其

夫各亦不戀本妻。此苗錯處中土。編在版籍。其習俗如是。

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尚在。

大小西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可復跡矣。聞之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攜出書一卷。及衙齋取閱。前書已成片石。不能繙揭。從此遂迷入洞路徑。夫仙凡夐隔。藉此一段靈異。猶可令徘徊瞻跂。彷彿遇之。今竟因一人閉塞。惜哉。雖然。大道非人不授。仙靈顯現有時。俗人不得其門而入者。安知上根勝侶。不並已掉臂而升堂也。

黃帝卽位丁巳。八年甲子。因命大撓作甲子以紀元。此歷家鼻祖也。攷歷代編年史。及康節皇極經世。挨次積算。自黃帝八年爲一甲子起。至我明天啓四年。僅七十三甲子。總七十三甲子計之。大略四千三百餘年耳。程以大椿之數。不足當一春秋半也。何其間淳漓升降之運。理亂分合之統。焚然不可致詰如彼與。

余戊辰竣計典出都。道由豫梁達楚境。復自襄陽買舟抵常武。凡兩月餘方抵縣。日馳驅廣川崇谷中。韶華春色。付之一擲。因思國朝楊君謙燕回詩。有九十日春如夢過。三千里路看山回語。政堪與余解嘲。獅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蓋謂其猛鷙之氣。不必得不發也。昧其解者。輒謂事無小大。必須用全副精神。人生有幾副精神。堪以泛應耶。庖丁解牛。髀髖始用斤斧。排割皆中理解。此所以肯綮未嘗。此所以一朝解十二牛而鉅刃不頓。知此道者。可以養生。可以治天下。

長沙湘鄉縣洙津渡。渡夫最刁。客擔經涉。受其逼詐者。無不切齒。按臺孫君。頗聞其故。一日魚服過此。目擊橫慘狀。行部時。令置十竈於渡頭。俱架大鍋蓬蓋。櫓獲渡夫。屏人密置一鍋內。各固封其外。焚香禱天。喚渡夫妻令隨意着火。十鍋聽其信手燃薪。竟焚渡夫一鍋骨肉糜爛。自此遂不敢肆。余己巳秋赴省。村人爲余言。然是時有貨客擔。倘每擔索銀一分。餘風未盡殄也。楚中有走盡天下路。難過洙津渡之謠。

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目。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耳。風順瞬目可達。水勢亦似不險。然不時有覆溺之患。余扣江干居民。都不解其故。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想當然耳。

漢江北爲蛇山。黃鶴樓在其顛。南爲龜山。晴川樓點焉。黃鶴晴川相望。軒軒秀麗。江流浩漾。城邑殷闐。登覽使人襟期開滌。眼界擴拓。眞大觀也。查碑記。黃鶴樓、辛氏故址。辛氏係酒家。一道士時來店中沽酒。隨到隨應。經年不索其值。終始無倦色。一日道士畫黃鶴於壁。輒解飛鳴。道士跨之而去。辛氏捨宅築樓以供。蓋純陽呂師也。今規制崇宏。係是後來宰官改闢。盡非其舊矣。

楚省城垣。因山增築。形勢不圓而方。古所稱方城是也。城中風氣樸茂。被服飲食。皆適豐約之中。余遍游市肆。諸凡蕩心喪志。奇技淫巧之事。絕少。卽此可占民俗之淳。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紬帛店。俱係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貨至彼開鋪者。

亦必借王府名色。各衙門取用紬帛。俱有直月伺候。並不爽慢。宗室與市民一體。

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有石人洞。傍列羅漢十八位。上有觀音大士一座。形像天成。並非穿鑿。洞後又有風花雪月四小洞。入風洞令人旋轉不能站踞。花洞四時有異草奇卉。雪洞仰視如雪。月洞有一隙逗漏天光。睇盼儼同滿月。山靈之異如此。己巳冬仲。友人賀時瑜招飲。席間爲余言。

武岡州岷宗素橫。每每強占人田房子女。有司不能禁。天啓五六年間。岷王初立。精明嚴肅。約束諸宗。地方賴以安枕。至崇禎初年。兇校彭侍聖盜帑事敗。賄結逆宗企鍠。一夕毒斃岷藩。士民悲之。如喪考妣。今彭校已伏法正辜矣。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聽考試者。學臣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尙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綏邑深山洞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每天旱。里民邀巫師。散髮持咒。入深壑內。遇有蛇虺之類。卽取回。供奉祈禱。輒得雨。事畢。釀造銀圈等件。贈以繫佩。鼓樂送還原處。己巳年旱。岳溪里民。覓得一蛇。頸項銀圈凡六件。蓋借禱不止一次矣。

湖北大山無人居處。岩洞深窈。往往作老猴窟穴。有術能攝取婦人。入洞淫慾。又不時化作婦人。沿村行

走或向人家借貸物件，借去亦仍送還。居民多有識之者。畏其術。不敢捕。大山猺人攜帶物件出市。或縛置頂上。或繫住脊膂間。並不肩挑手持。彼以爲便。人以爲勞。古稱負戴於道路。此豈負戴之遺與。

辰常間。水族甚多。獨無蝦。不知何故。甲魚有大至四五十斤。百餘斤者。極肥美。巨過於龜。而實非龜種。

武陵五月間多鱘魚。味甚美。價不甚昂。冬月鮮筍尤多。絕勝閩中。

楚中饒蟹。市兒計隻索值。巨者不過八九文。肥碩似勝我鄉。己巳九月間。寓省幾一月。日市數簍下酒。省中多用蘇釀。味薄不芳冽。云是蕪湖間販行者。原非蘇造也。

大禹詳內略外。不但弼服建官。卽分州亦然。徐、梁、兗、豫、壤地稍縮。荆、揚、敷土則甚衍。蓋古者以南服爲蠻夷之地。要約羈縻。長使不侵不叛而已。不以文法繩也。後世東南日闢。而西北未見擴充。今天下物華土產之盛。萃於吳越。使大禹生此時。畫疆定界。當另有一番裁割。

廣東清遠縣有飛來寺。其地山水極奇秀。忽飛墮一佛殿。殿內大佛五尊。上站一尊。左右各二尊。皆立相。殿內一僧偕來。垣屋牆壁皆不動。止殿後缺一角。飛來時掛在梅嶺地方一崖石上。至今飛來寺一角旋葺旋倒。不能長久。梅嶺人因有掛角之奇。隨庀材造成一寺。名掛角寺。（學博常君爲余言）

粵西容縣有老君洞。洞內一石人。龐眉臞容。手植一拄杖。俱天然造設者。洞甚深黝。不可測其底。縣尉嚴君嘉相爲余言。

贛州壽量寺唐末盧光稠舍宅造建。初光稠閤門病疫。醫藥祠禱弗愈。聞雲泉無憂山有僧道誠者。夙著苦行。延請祈禳。道誠至則云。法華經可愈。光稠如言虔奉。疫疾隨愈。欲贈謝之。道誠云。得一袈裟地足矣。光稠乃捐宅東花圃爲建梵宇。初名盧輿延壽。宋祥符中。始賜額壽量。

靖州青靛山。一泉從石罅中出。雖大旱。涓流不絕。越八九里方入溪江。遇石坎高處。噴飛激注。若雪捲霜凝。臨流近視。泠泠寒色薄人。余暑月過此。必停驂盤礴。掬飲而去。泉在孔道間。從無鑒賞之者。止供輿人恣取。日用而不知也。

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留。此一段大奇事。校書文彩風流。特借井瀾。見其春容歲歲耶。

諸葛井亦在成都。井口不甚寬。其下則闊落宏奧。上用岩石築砌。虛懸空嵌。竟不墮下。郡中汲取不涸。亦奇蹟也。

玉華洞在沅陵縣船溪驛東五里。深曠瑰異。石柱數株。如古檜喬松。蒼翠聳立。石筍垂垂下插。不計其數。迴環石壁。盡峻嶒懸嵌。或如龍馬奔騫。或如諸佛現像。大士跏趺。怪怪奇奇。難以枚舉。辰陽諸洞。當以是爲最。無出其右者。我浙武林石屋、飛來峯。皆被人工穿鑿。大傷本來形模。彼中絕不爾也。獨南牆石筍二三。尤玲瓏奇絕。爲一道尊。採去。游人惜之。

方語隨地易聲。卽鳴禽亦然。吳中播谷鳥鳴必四聲。俗所云各家播禾是也。至杭郡又訛爲紮山看火。蓋此鳥蠶月盛鳴。杭民育蠶就繭。必熾火蠶山下。故訛指爲紮山看火耳。其實播谷聲無異也。至楚地湖北播谷鳥鳴止二聲。辨之僅似播谷兩字。與吳中絕不同矣。舉一播谷。可見他鳥盡然。特其鳴聲大略相類。人不暇致詳耳。安得起公冶生辨之。

人生出處。皆有默定之數。不容矯強。丙午北榜王解元、松江人。郡送旗匾。書鴻達接武四字。蓋從其尊公刺史言也。至己酉領解燕中者。爲我家儀父鴻達。人咸異之。乙丑余選授綏寧。陳仲因孝廉送行詩有沅芷蘭方馥。高唐夢欲成語。後竟量移高唐。簡閱扇頭。不覺失笑。事難揣度。數有前定若此。

張江陵相公遊南岳記云。夜宿觀音岩。岩去祝融峯可里許。仰觀大垣諸宿。大者或如盃盂。不類平時所見。讀此可以知衡岳之高矣。衡山誌云。高九千餘丈。楊升菴云。祝融峯一萬八千丈。

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境。余戊辰南還。曾一寓目。若東坡所游。則齊安磯頭也。亦白赤壁。蓋東坡遙指而言耳。今楚省人輒謂有兩赤壁。

元世祖嘗感異夢。謂南岳朱明峯有王氣。命斷其脉爲深塹。迫我高皇帝龍興。氏與國號。正符朱明之讖。定數不可移。成命不可易。如此。世廟初年。有司因皇嗣未誕。用堪輿言。塞土平塹。填補鑿斷處。未幾。元子誕育。蓋今日山脉斷而復續矣。

雪芝乃冰霰所積。歲久蒸結而成。產陰崖絕壁間。晶瑩如玉。懸掛峻阪。非攀蘿捫級。不可攫取。食之能療

肺疾。清夙垢。衡岳間有之。

貴州偏橋衛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兕。時出爲祟。地勢山崖相湊。水急。上下距懸四五丈餘。陡峻險惡。舟至此遂止。冬月遇水勢稍緩。多人挽曳。亦僅可至偏橋。從是往滇南。盡陸途矣。苗頑反側。自古難馴。不獨其性獷劣。要亦地險致然哉。

湘水以北。民間俱不留宿舂。每早舂穀造飯。取其新潔。相傳武侯南征。因其易亂。恐糧餉積聚。更難制服。故以此法愚之。卽富家亦止積穀。不積米。其穀又率連穗收藏。不似我鄉止存皮殼。蓋彼中田段。計攢數起畝。每畝大約百攢。禾凡五捏爲一攢。五攢爲一把。卽畝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下上耳。

綏寧在市里五甲。地名龍爪坳。山坡形似龍爪。故云。居民楊姓者。葬祖坳上。家多瑞徵。楊某岸容脩髯長過於腹。人呼爲楊長鬚。一日遊京師。爲邏卒所獲。舉朝異其狀。竟抵於辟。復勅有司發其塚。掘斷土脈。是時坡流紅水。腥羶似血。洪江一帶。三百餘里。江水盡赤。越七日而復。今改呼斬龍坳。余觀其地甚淺薄。非興王鍾祥之所。縱使他日舉事。不過陳友諒張士誠輩。祇爲英主驅除耳。

辰溪縣西二十里許。有龍角崖。山頂兩石。尖聳相並。狀大類角。相傳往時有白龍。於此飛騰。蛻角其上。後化爲石云。

綏寧三都里。舊有三郎廟。神最靈。里民以祠宇偪窄。築新宮於山麓。謀移奉焉。附近舊祠衆人。堅不肯移。神每著徵應。示以欲移意。衆復頑蠢不從。神又感夢云。汝輩不聽從移供。當洪水漂汝。衆民恃居高阜。

笑稱洪水若能漂我平地盡成海矣竟不果遷一夕忽崩墮山岡大水湧出漂沒田疇萬億廬舍人畜俱蕩潏死獨舊廟兩傍湧石堆疊不動里中因迎神供新祠中此己巳三月間事也時余方在地方彼中神祇可畏若此傳稱楚俗尚鬼陟獨風聲使之當亦有不得不爾者與

衙門通例設立土祠專供土地印官遇朔望日必親詣謁拜獨楚省藩司易土祠爲神祠內供土地於中右則司社左則中霤再右則司戶再左則司門土地塑像餘皆木主蓋奉五祀之神也至臬司則止供土地如常

客座中與人附耳密語最是一病我所附耳者不必親厚也所不躡附者必謂我踈彼矣我所耳語者不必陰私也所不與聞者必謂我發人私矣士君子心口亮直何事不可告人如不堪衆聽則姑置之如可共聞則公言之何故效兒女態使人疑我輕佻疑我訐摘每見若此者不覺心厭故爲識之

大舜陟方遠屆瀟湘衡岳想爲苗弗即工欲親履其地以德撫化之未克至而升遐也苗族多種散處湖南北之交及滇黔西粵不可縷數近年安酋發難叛者九起幸其同類自相噬嚙心力不合尙易制禦耳噫銷萌善後豈易言哉

苗民貪利嗜殺尤蓄恨不忘凡係讎家雖子孫數十世以後切齒思報官府能虛心細訪撫喚至庭面與剖分曲直量以漢法申之遂懽呼悅服從此兩爭各息即彼方聚兵交刃亦旋解散余在綏邑時芙蓉小水二洞搆兵不止曾諭洞老款長賚票勸誘令其到縣即命二家備陳始末熟酌處分事宜徐出數

諭曉之。各相輸服、蓋其情既平。彼亦不能執以爲詞也。士君子游宦茲地。愼毋輕信狡夷一偏之詞。發兵議勦。勿論禍蔓難圖。卽一舉遂定。終不能服犬羊之心。使其永永安寧也。

黔中出九香蟲。生澗水中。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涯石下。土人掀石得蟲。輒以售人。服之宜子。不但房術之需也。服法用十四枚。將七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次或三次。用完十四枚而止。

靖州南二十里。飛山砦。相傳爲元末朱都督屯兵之所。牆礫間時有米粒、色微黑而不腐。云是朱公所遺兵糧。游客謁神祠。取輒得之。至今尙有。服之可療脾疾。此亦一段奇跡。聞衡山有仙人糧。斯其髣彿與。

語云。金之所在則山童。此未必然。今淮徐以北山大抵皆童。豈盡鑛穴所在耶。

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河南禹州紫金里有山。名大槐。是日午刻。一大鳥飛集其巓。遠望高可丈餘。渾身綠色。頭上長毛陡豎。羣鳥大小相隨。不計其數。四面環遶。東西占山三里。南北二山俱占滿。至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不知何適。地方共謂鳳凰見。撫臣上疏申報。禹州卽漢潁川地。漢黃次公在郡。鳳凰曾集。今禹城東西各一臺。稱鳳凰臺。

貴州夷俗。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官慰土官。重法禁不能絕。或捕得輒生瘞之。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犯者族誅。終不可止。此等土俗。眞所謂羅刹鬼國也。

洪武初張羽、楊基、高啓、徐賁皆有盛名世以擬唐初四子又張羽詩社自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三人外有張子宜、方以智、王止仲、浦長源、杜彥正、錢彥周、梁用行輩號十才子。

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湖廣辰州府沅陵縣民向學家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當即掐殺二心二腎又本月二十日同縣民向方寧家豬生四子最後一物猴形長嘴隻眼後二腿無毛口出異聲人皆驚駭亦即捶死。

粵西柳州羅池碑子瞻先生筆也萬歷癸丑間海寧董雲泉作郡見碑石斷壞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給之不三日父老攜一石至合之不差毫髮詰其自曰曾夜經城下見火光逼霄意必寶藏旦發之得此石不知爲蘇公碑也靈蹟巧合如是凡物之至者必有神其然其然。

石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有掘地得石碑乃唐李白書禹穴二字人因以會稽禹穴爲訛余謂當是隨其生歿之處皆目爲禹穴恐非訛也。

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着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啓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曾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顛毛不及寸皆團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頗似今所圖達摩祖師像所用刀鋒利而薄可以揉捲蓋千煉鐵也其小銃以彈飛鳥亦在半空方響發無不中。

虎骨異凡獸能於咫尺淺草中伏身不露及虓然怒號則雄偉異常故諺有尺草藏虎語。

柳州羅池子厚先生祠在焉池中雖冥晦風雨之夕必見月衢路可里計雖晴晝星曜燦燦當天人皆見

之。不曉其故。友生董南宮嘗言之。

南京報恩寺塔。不時舍利放光。新安潘景昇。自言嘗見二次。初見僅塔頂透出紅光。罩簷全塔。如燈籠覆蓋薄紗相似。紅光外浮。塔體映照。極其玲瓏。第二番則見塔上火燄遍炎。每塔門內注射火光一道。各現一小塔影。九層盡然。大塔之表。環遶小塔數十里。璀璨絢爛。不可名狀。尤屬希有奇特。鮑西清爲余語。

閩中紅夷。日本屬國也。舊往來閩地市易。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壖。爲久駐之所。廟議憂之。迄不得要領。驅逐至甲子春。有漳州人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堉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姪妻之。在彼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優云。此係我國屬役者。第諭之。當去。隨傳令使歸。各棄堡去。遂得隳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功歸樞撫。然不知實一小優之力也。

閩中產烏飯草。能縮米。一名瘦米。用以煮米。米粒堅細。每斗僅得升許。第色帶黑耳。軍行必備此。可以輕騎遠出。

閩中一人。逋稅甚多。事將發。計無所出。禱夢於仙游。夢一箬笠罩鼠八枚。覺而不解。復拜懇曰。某愚人。不能測聖意。願示一顯兆。隨夢神語云。汝第往路。遇二秀士。當以夢質之。能解此夢者。必中狀元。囑渠不必來祈夢矣。其人出。果遇二士人。即以夢乞解。一士人忽云。帽下八鼠。乃一簠字。是令汝逃也。其人拜

謝語以第二夢是科士人果中狀頭聞之沈景日年兄

水至清者莫如黃河嘗取黃河杯水置几少頃即瑩徹可鑒蓋星源本無纖翳以其挾羣山沙磧噴薄而來日夜無歇故其勢不得不濁然清體常在少澄之立現也至江流不然非踰時則不得澄定亦予所親試者

松潘衛在川省外千餘里其地苦寒六月尚穿裘褐四五月霜雪未斷不產禾穀民間通食牛肉自牛肉外他味絕少俗有魚龍鷄鳳菜靈芝之語即宦游其地者亦用牛乳作飯其食法先將乳酪幾斗熬煎數沸盛貯盆盎臨用取一二鍾着滾水調食凡食二三鍾飽與啜米麵無異屬夷盡番僧例有賞賚用紅布及供佛線香等項番僧皆念佛稱佛號不去口然性獰悍稍忤意輒相格殺番地產黃金富僧輒用金飾屋俗貴茶中國攜茶與之即以金贖雖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綏寧鄉紳袁煒爲余言甚悉袁嘗官松潘

鱖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皁隸漁人得此是年鱖魚最多以進內使內使必張讌會集司道設水盂畜魚皁隸共相稱賞

道州藕嚼之作蓮花香氣味異常藕即茂叔先生所遺種茂叔道州人

辰溪縣對江有鐘鼓洞在山罅中路窄難上白日非火炬不可陟其所謂鐘鼓聊取意而已有鄒南皐先生題石一律至天柱縣鐘鼓洞平曠可憩目境甚豁鐘鼓天然成韻眞奇蹟也

湖廣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持文稿呈送按院陸豪稱賞勉勵又同縣有三歲神童未曾讀書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上司俱天啓六年五月間事時余在任見報

諸葛武侯壘石爲八陣圖悞入者迷惘不能出神宗時周巡撫敬松過其地詢問八陣圖踪跡從者指壘石以對周心疑英雄欺人輒命軍士拋擲江中頃刻而盡至次早見舊壘痕蹟如故不但位置無紊並壘疊痕蹟宛然無改以此人益敬異

綏寧早禾在六月刈割俗以六月十六日食新雖禾未全登各家先取數攢舂米作飯余時在夏柳里居民薦新米一盂隨命庖人作飯味頗甘芬丙寅季夏旣望也

綏寧晚禾收穫亦在秋杪與我鄉同其米煮飯甚黏搗粉作漿用以裱書經數十年不脫各鄉不栽麥無麵夏月水粉亦搗米爲之與吳中荳粉相似民俗不用醬間有造醬者亦以米粉代麵號爲米醬味殊不鮮

德山古刹在常武城外十里許風景大類吾浙武林淨寺而幽靚倍之脩篁層遶環帶何至數十萬竿爽籟襲裾翠色刺眼令人凝睇不能去後殿老檜二株大俱十數圍聳秀可愛寺僧云此周金剛祖師道場也

緬鈴出緬佃國彼中三四歲小兒便將一顆嵌置莖物俗之淫戲如此今誤呼緬鈴爲免淫

眞山如假山者秀據余所見辰溪臨江諸山頗有之假山如眞山者奇庶幾錫山秦園華亭顧氏東園乎

秦園臨水石灘灌木高蔭。苺蘚鱗綴。眞是天鋒。豈落人工。

辰江白壁崖。蜿蜒江滸。石色俱瑩潔如玉。

黔楚間大山中。人跡罕到。往往爲猺人所居。採食山毛。懸崖老樹。生有木菌。大者重數斤。色白如雪。枝葉拳攣。葉瓣如手掌。瑩潤可愛。煮食甘鮮芳腴。美不可言。食品無一可舉似者。眞奇味也。丙寅冬。余在扶叢鄉。猺人曾攜獻嘗之。

辰溪臨江一山。有遇仙洞。深廣敞豁。可容百餘人。中有石大士像。天然削就。長約丈許。衣褶纓絡。頭面手足。宛宛畢具。洞口一石。飛翔如鸞。余以天啓六年六月廿九日過此。艤舟一登。是日炎暑酷烈。甫入洞。涼氣四襲。膚際粟然。眞可銷夏。洞東西兩傍。各通一道。俱可穿出江口。

去遇仙洞數十武。山頂有船一隻。橫嵌崖際。過者輒望見。問之長年云。仙人船。是沉香木所製。或云是楠木。俱不可曉。然船在山巔。又半嵌半露。其爲仙蹟無疑也。

辰沅間。漁人有用水獺捕魚者。其獺必預畜教習。習熟既久。每出捕魚。先將一大魚。切作數片。驅獺三四枚入水。呵令捕魚。少頃得魚。輒取碎魚一片啖之。復令再捕。以養鷹法施之水族。亦是一奇。魚大至二三十斤者。兩三獺朋擁浮水。人隨網之。

大理石初採時。柔軟可卷。取出見風始堅勁。採石工必諳畫理。臨採。攜畫譜遙壑。遇可點綴處。輒用指法。那移添湊。片片揭下。席卷懷出。故大者最難得。

氏族複姓外又有三字姓。如魏代侯莫陳崇。侯莫陳爲姓。崇則名也。宋時有侯莫陳利用。或其後裔。不可知。又有阿姓那氏、白巴公氏。皆三字姓也。余初至綏寧時。兵房吏送哨軍册。一軍名帥靈干保。甚異之。查係苗種。則三字姓今時亦有也。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

綏寧岳溪鄉一田夫夜行遇虎。被虎爪住。田夫隨用手擒虎不放。口中大喊有虎。與虎斯扭。滾落田坡數層。虎遂捨去。田夫止背面有二處傷。竟不死。可見氣力虎亦有限。只因人素畏虎。見即膽喪。以此爲其所害。然畢竟此田夫亦是被酒而出。故膽旺如是。

丙寅冬孟。余自辰沅回舟。從新路登陸。道經鐵坡嶺。截壁如削。危峯插天。坡路甚窄甚險。然甚奇。紆縈幽薈。到處有十步九迴之致。溪流一綫。自石磴中瀉出。聲琅琅類戛玉。余低徊瞻顧久之。因念如此奇勝。埋沒亂山中。未經韻人點破。政如夷光未遇范少伯時。徒憮心自憐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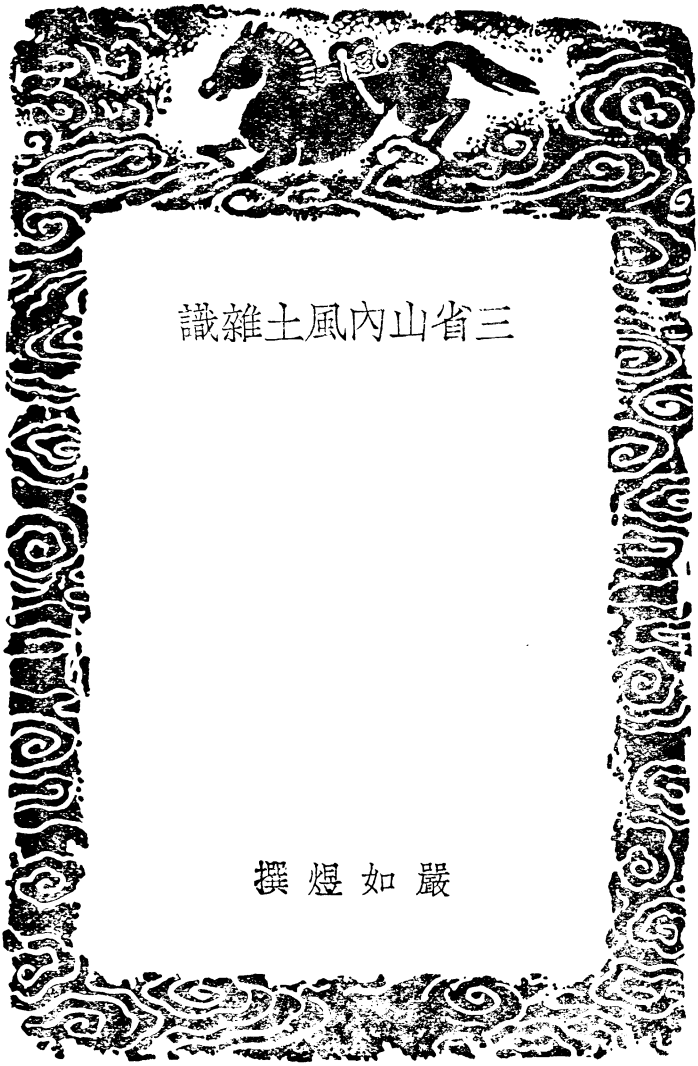
余前載猺人居無定所。凡高山人跡罕到處。輒結窩栖止。種植粟黍。或一二年三五年輒移去。丙寅五月。余在扶叢鄉。有五猺人扣門乞見。攜木薑土茶等來餉。余止受木薑。以作羹味。如茱萸醬頗可用。苗民得牛肉。輒生啖。宰牛剖腹。取牛肚。輒裂破分飼牛。大腸矢爭取吞咽。以爲能除脾疾。

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經火不然。即今火布是也。

赤海之壖。有長臂人。身形類中國。臂長三丈。周穆王封長股於黑水之西河。長股今赤海東長脛國是。足

粵俗.脩佛寺必宰豬羊.備陳牲醴.與吳中賽神略同.風俗之異如此.我鄉飲酒肉者.不敢造經壇.彼乃以酒肉作供具.何其背謬之甚.是亦佛教中異端也.

包公以孝廉知綏寧縣.著循吏聲.此其所述.綏事居多.可備邑乘也.嘗自言賦性踈慵.生平最怕有三.怕人來拜.怕人送禮.怕人請宴.然公游宦所經.烏能免此三者.若余之杜門守拙.得無亦有所怕而然歟.甌山金忠淳識.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嚴如熤撰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清　潘浦嚴如煜撰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固圉保民、詎能越境而謀、故講乂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之也、

天文、井宿次未午二宮、分度最廣、商州在井一度、漢中、興安、在井三度、保寧在井十三度、夔州、綏定、二府、均在翼十七度、而奉節、巫山、大寧、雲陽、梁山、萬縣、又在翼十六度、鄖陽府之鄖縣在星六度、房縣、保康、在張一度、竹山張二、上津張三、鄖西、竹溪、在張四、聖人仰觀俯察、休咎之徵、驗諸儀象、任邊防之重者、不可不隨時占候也、

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長、阮亭所云、終南雲物一千里是也、西爲太白山、北爲華嶽、祖山由秦隴而來、踰北棧、經寧陝、孝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南諸山、鎮安、洵陽、漢陰、石泉、洋縣、各山、皆其支分別派、穹巖深谷、老林深箐、多人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

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東南、漢江之北、其由漢江南渡、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西鄉、寧羌、川則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昌之歸州、巴東、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爲略陽之仇池、經寧羌、南鄭、城固、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陝

興安、湖鄖陽、宜昌、各山皆其支分別派而下結爲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川陝兩省。周遭千餘里。老樹陰森。爲太古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官府稽防難周。宜其爲逋逃藪也。西安之咸陽、盩厔、鄠縣。鳳翔之寶鷄、郿縣。均在山外。而縣轄地方。往往錯入山內。盩厔、咸陽。往時所轄入山至二三百里。故有鞭長莫及之患。川陝各山。峻削挺拔。非如東南坡坨蜿蜒。易於攀躋。由華州經藍田至寶鷄。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窺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辦理賊匪之時。防其竄突。於各峪口。亦徧設卡倫。以重省城門戶。

寧陝廳爲西安府所轄。舊本長安縣地。距省城三百六十里。在南山中。四面高山峻嶺。道路極其崎嶇。畢撫軍奏設廳治。近又添設總兵大營。兵威雄盛。足爲省城藩籬。

孝義廳亦西安府所轄。本咸寧縣地。畢撫軍分設廳治。治舊在大山磡下。城垣逼仄。高山俯臨。如坐甕底。近移建在舊縣關。地勢略爲寬廠。而溪流衝激。城基難以完固。

由寶鷄縣渡渭河。進山。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雷垻廳。至褒城縣。山程五百里。爲北棧道。山峻水急。其中多巉巖壁立。難以鑿路。募匠鉅石成孔。橫貫巨木。上覆木板。外作欄杆繞之。如橋梁狀。故名曰棧道。其中最險。曰煎茶坡、大散關、鳳嶺、柴關、馬道、二十四盤、鷄頭關。均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聞父老言。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近爲川楚棚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

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各州縣。而東則南山老林。山埡谷口。處處可以踰越。故賊匪東西奔竄。防堵爲難。由褒城而西南。過沔縣、寧羌。爲往四川大路。東行四十里至漢中府。府治東有饒風南橫大巴。北阨大散。西拒仇池。漢江橫貫其中。最爲形勝。其中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沔縣。周圍七八百里。一望平蕪。地美民殷。風物絕似江南。故漢高因之以成帝業。而武侯北定中原。亦屯軍於此。晉宋以後爲梁州。唐更名興元。

興安、古金州地。舊爲州治。隸漢中。畢撫軍奏請改州爲府。由漢中東行。經城固、洋縣、石泉、漢陰。陸路八百餘里。水路一千三百餘里。中有渭門、子午谷、饒風嶺、諸險。而饒風尤峻。卽吳玠據以拒撤離喝者。但此路尚爲平夷。不似棧道之寸寸皆山也。

興安府治。在漢江之南。地勢寬敞。新城係磚砌。頗堅固。爲總鎭營兵駐紮。府治本無城。秦撫軍防堵教匪之時。築土牆以守。沿舊號曰老城。山內土性不堅。夏秋霖雨。輒有坍塌。邊徼重地。宜爲未雨綢繆者。

興安所轄六屬。地方遼闊。水田不逮漢中甚遠。其中宜稻者。惟漢陰一廳。次則安康、平利。又次石泉縣。間產稻穀。洵陽、白河。不過三數村落有水田矣。惟山內五種皆宜。大麥包穀。薄種厚收。閭閻饘粥。尙爲易謀。

興安往西安大道。由漢中一千八百餘里。故於山中另闢新路。由洵陽之趙家灣兩河關。經過鎭安、孝義。出大峪口。山程約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鳥道羊腸。中如九里崗、琉璃溝、安康判官嶺、仙人碥、洵陽梅花鋪、鷄上架、鎭安猴子石、大山礤、孝義高峻險巇。闢一徑於樹根石角之間。稍不戒則人馬均墮。非如棧道。地雖險而

路寬也。故招解人犯。仍由漢中大路。

定遠廳在漢中府南。漢中之西鄉縣。地方遼闊。周圍二千餘里。嘉慶八年。奏將山內地方。分設撫民同知廳治。在固鄉營。距西鄉縣二百九十里。至四川太平廳二百四十里。沿邊東接毛垻關。南繞鹽場、平落、西歷黎垻、白楊關。北至菩提河。共計八百八十里。與四川之太平、巴州、通江、南江接界。內有星子山老林。約二百餘里。其大巴山。則在定遠者四百餘里。西鄉之險峻。盡分廳治。而西鄉成腹地矣。

定遠山大林深。然過一高山。卽有一旧坪。星子山之東。爲楮河廳。西爲九重三垻。南爲漁肚垻、平落鹽場。西南爲仁村、黎垻。均有水田。宜稻。九重垻產稻最美。其粒重於他處。漁肚垻、楮河、平落鹽場。周圍各數十里。俗稱萬石平落。五千鹽場。但各鄉雖產穀。而距廳治遠。阻隔大山。轉運爲難。廳治之固鄉營。水田僅數百畝。故仍有艱食之虞。

又西鄉遊擊營。設於定遠未分之先。定遠設廳治而軍制仍舊。僅一都司營。額兵五百。分佈於川邊八九百里之間。又先設姚家垻、蔺池垻、兩巡檢。距廳治皆二百餘里。人烟稀少。嘉慶九年。方撫軍奏移姚家垻巡檢。安設漁肚垻。蔺池垻巡檢。安設黎垻。均在廳城西南一百里內外。定遠捐修廳城。兩巡檢分防之地。亦爲代修石堡。三城皆峭峙頗資犄角矣。（十三年西鄉遊擊移安定遠。）

漢中府之鳳縣。東西爲南山老林。由城西進山溝。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再西爲徽成二縣。毗連秦州。山賊之竄甘省。多取道於此。故於縣治增設漢鳳營。

留垻廳在棧道中。西有紫柏山。高數十里。青巒聳拔。上插雲霄。相傳爲張子房辟穀處。廳治湫隘。兩面高山。中間溪流湍激。向無城垣。故賊頻滋擾。

廳東北九十里江口。爲南山扼要之區。廳西黑河一帶。上接鳳縣。下通褒沔。西與甘省毗連。密林深谷。綿亘數百里。極爲幽險。最宜防範。黑河今爲鳳沔略轄設有鐵爐川守備營。

褒城之馬道。相傳爲蕭相國走馬追淮陰侯處。就驛結堡。人烟較縣治爲多。留垻廳境。絕少水田。川楚棚民。轉徙開墾。土著十無一二。五方雜處。易生事端。善後案內。添設營兵。近已籌修城垣。崇備伝伝。庶折侮亂之萌。

鷄頭關在褒城北一十里。危峯竦峙。下臨絕磵。洵天險也。東南數十里。一望平蕪。頗稱膏沃。黃官嶺與川之廟垻、鐵爐垻相近。稽防宜嚴。

定軍山在沔縣。山不甚高。古木幽篁。蔚然深秀。縣東北與褒城、南鄭相連者。平原膴膴。水田亦美。惟剛礫一處。與黃官嶺聲息相連。而西境由褒城上接黑河。連峯疊嶂。易以藏奸。

略陽據秦隴之中。昔光武征隗囂。得略陽而囂懼。嘉陵江襟帶城西。另有小河一道。繞城東而下。渡嘉陵江。西進至白馬關。爲甘肅要衝。邑有仇池。四面陡險。上頗平敞。有泉有田。往時武都羌據以爲固者。邑境山壤墝埆。沿途絕少水田。仇池今在甘肅。

寧羌州當川省入陝首站。州境遼闊。綿延數百里。黃垻扼巴蜀之咽喉。陽平爲秦隴之門戶。荒耳山、茅垭

子、板倉垻一帶、與廣元昭化之荷葉嶺、石龍垭、城牆巖、犁垻、各處壤地相錯、山幽谷深、易以藏奸、有水田、稻出無多、僅供本地需用、

南鄭城固平蕪相接、錦陌綺阡、爲漢中膏沃、北山漢山、亦無阻險可憑、城固之二郎垻、接連留垻之江口、此路頗稱幽峻、

漢中古梁州、洋縣古洋州、唐時屢爲駐蹕之地、東南西三面、均有平壤水田、足稱膏沃、北路進牛羊嶺、麻坪河麻兒溝一帶、大山數百里、與西安之長安、盩厔接界、內多未闢老林、近於華陽地方、建土堡一座、添設文武官弁而地大林深、彈壓非易、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卽留垻黑河、在梁州西北、華陽在梁州東、華山之陽、爲南山、故華陽正在南山旁、北與五郎之江口、厚畛子、各營相連、由華陽前進、處處老林、嶮巇幽暗、爲南山深處矣、

西鄉在漢江南、沃野百里、良田千頃、漢中之華腴也、自遠定設廳、邊防盡歸定遠、雖堰口、峽口、細辛垻、諸要隘、時防山寇踹入、而禦賊當在門牆之外、嚴定遠之防維、則西鄉自可固圉也、否則龍池垻、馬家垻、箭桿山各險、與賊共之、到處可以竄越、定遠瘠甚、割西鄉隸之、則廳縣雖分、事權歸一、籌辦自易矣、

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漢昭烈取漢中、大軍發葭萌、關張桓侯由西鄉一路、後西鄉爲桓侯封邑、定遠之扯旗溪、拴馬嶺、各處、尙有桓侯遺跡、明時川賊鄢本恕犯漢中、流賊張獻忠入川、並總兵左良玉等扼賊力戰、亦多在漁肚垻、路定遠之設廳控制、尙安邊

遠猷也。

武侯伐魏。魏延請以五千人。間道由子午谷徑襲長安。考西鄉之子午谷。在漢江北。與西安府之子午峪相對。由山路徑進。至長安不過七八百里。但翻山越嶺。必須裹毡束馬而行者。非止一處。出險之後。距長安雖不遠。時關中久爲魏有。夏侯楙雖爲才。長安豪傑。豈無相共爲守者。仲達用兵神速。觀其七日而破新城。則武侯之拒而不納。未必非慮延之爲孟達續也。

石泉在漢江北岸。縣本無城。縣令李煥樞籌修治。東南與漢陰連界。頗有水田。餘則崇山峻嶺。一望巉阬。西往西鄉。有饒風關。高五六里。石磴盤折。其險可守。由饒風北進山。爲與安往五郎之路。中有雲霧山、山河界、貓兒嶺、諸險。均極幽峻。四畝地營與五郎聲息相通。尤爲必守之要。四面老林一二棚民之外。別無土著。稽防稍疎。輒起寇心。

漢陰本與安州轄。與安陞府。漢陰分爲廳治。地勢平坦。中有月河一道。利資灌溉。春時水田漠漠。風景絕似湖鄉。廳北各山。亦與五郎相連。漢王城古跡。在廳南漢江之上。

紫陽縣治。在漢北小阜之上。縣轄地方。多在漢江南岸。山地磽薄。與石泉相類。產茶。性寒敗胃。亦其山高故也。定遠之星子山。東折入縣境。故亦有未闢老林。南之二州埡。西南之麻柳埫、茅埫關。與川省太平廳城口一帶毗連。山深林大。川匪出沒。往往伏草攖人。

紫陽扼要之地。又有鐵佛寺、班鳩關。東南近安康有大山。曰五朵雲。林深路峻。上廣數十里。賊匪伏匿。官

兵搜捕經時。

興安改府之後。安康爲附郭首邑。縣境遼闊。西往漢中。一路恆口。地勢平坦。頗有水田。西北王莽山、牛山。嵳崖峥嶸。爲終南之分支。松樹垻上下圍山。與洵陽、鎮安、孝義、接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傳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晤。路頗平夷。故避兩河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達興安、漢陰。

安康南與平利、西與紫陽交界。西南至南天門。與四川之太平廳交界。密地數百里。崇山峻嶺。溝汊分岐。有滔河、嵐河、大道河、等名。其間以磚坪爲扼要之地。距郡城二百二十里。沿溪兩岸有零星水田。安康設縣之初。特爲分駐縣丞。近又加設營員。地當川陝奧區。匪徒出沒。控制爲難。

平利縣治。舊在興安郡城南九十里。城址逼仄。四面大山俯臨。縣治南九十里。曰白土關。據湖陝之衝。再南四十里踰界嶺。卽爲湖北二竹地。地勢平衍。水田甚美。改建縣治於此。溪水一道。下爲洵陽之垻河。北注漢江。可通小舟。中有石灘數處。加以疏鑿。則民商均便矣。

平利所轄。高山之中。間有平原水田。如曾家垻、獅子垻、風口垻、等處。各有水田數百頃。與白土關均稱產穀之鄉。

平利北連安康。東界洵陽。東南接湖北之二竹。西南與四川之太平、大寧、交界。鎮平一隅。尤深入川楚之中。距縣治三百六十里。鳥道一線。盤折危巖峭壁之間。鷄心嶺扼夔府、大寧之路。偏巖子通一碗泉。汎平溪河、八仙河。與太平廳之城口黃墩相接。處處老林。內有化龍山。尤爲幽峻。匪徒出沒無常。舊設巡檢。專

司稽防。近添安大營。擬設縣丞。略資控制。沿途之八卦廟、孟石嶺、散子坪、等處。亦爲要隘。

洵陽在漢江北。漢高祖遣酈商至郇關。卽其地也。縣治孤峯突兀。夾以漢江、洵河。俗稱金線釣葫蘆。其險可守。邑北有陽山十二嶺。亦南山分支。尙有未闢老林。兩河關爲由商洛入金洋必爭之險。

洵陽西北與安康、孝義、鎭安、東與山陽、及湖北之鄖西南與白河、西與平利、西南與湖北之房縣、竹山、竹谿均皆接界。犬牙相錯者共九邑。與平利均爲陝邊重地。地頗遼闊。俗有八百里洵陽之稱。山大谷深。稽察難周。往時楚匪潛入東路之西岔河、竹筒河。西路之坝河。北路之乾溪河。山民多被煽惑。賊至附從爲亂。故其被蹂躪者。爲最烈也。

由安康之二郎灘至白河交界之藍灘。水程二百七十里。漢江南北二岸。均洵陽所轄。他邑專防一岸。洵陽於賊從南來。則守北岸。賊從北至。又守南岸。士民荷戈守卡。祁寒暑雨。數載無懈。亦知切同仇之義矣。

竹山、洵陽、分界之處。曰七里關。設守備駐防。隸陝安鎭中營。連山疊嶂。道路極其崎嶇。又有梓木樹埡、垢竹谿之衝。女媧山當平利通川之道。均防範之不可疎者。

白河縣在漢江南。洵陽舊轄五里分一里爲白河。東北與湖北鄖西、鄖縣。西南與湖北房縣、竹谿、交界。幅員不過二三百里。而山谷阻深。由縣西麻湖溝而進紅石河。白石河。界嶺關廟河。各處。楚匪潛竄。易至煽惑滋事。守土者時宜留心。

商州在西安東南。距省城平路三程。由藍田縣進峪。亦經過秦嶺。秦嶺極其崔嵬。在五郎、孝義者。上下均

七八十里。度嶺總須兩日。蓋卽南山之正幹也。嶺在商州者不甚高。其上亦有韓文公廟。商州城外。地勢平敞。宜麥粟各種。間亦有稻田。東爲豫省丁字關。扼秦豫之衝。東南至龍駒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達襄陽之老河口。西商之貿易東南者。多於此買舟雇騾。人烟稠密。亦小都會焉。

商州卽楚地。商於六百里。張儀用以紿懷王者。地在楚。則關中之險。楚與秦共之。在秦則楚之防秦者多。爲秦弱矣。秦旣取之。詎肯還之。其後漢高祖之入關。亦卽在此一路。故商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轄四縣。鎭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達。山陽、商南、與楚之鄖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邇豫州。各邑均山大林深。楚豫流民。入山開墾者。多取道於此。良莠不齊。稽防未可少疎。

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龍安府路。最崎嶇。卽鄧艾襲蜀之平陰道。

四川之太平廳。舊本縣治。軍興後改隆直隸廳。賊匪滋事之始。南江、通江、各邑縣治。多被焚燬。太平藉土牆以守。得以完固。所管地極遼闊。周遭一千七八百里。近廳之數十里。官渡灣一帶。平原水田。爲產穀鄉。餘則多未開。老林廳所轄之城口。距廳三百七十里。四面高山峻嶺。中間一線溪流。溪旁水田不多。此地極其幽深。俗稱八百里城口。嘓匪教匪。往往伏匿。

由城口之南。經由乾龍坪、明道井、鶴鳴寺、雪泡山、高坪、各處。分路往雲陽、開縣。密地數百里。均爲未闢老林。路旁林邊行走。往往數十里無人烟。其間如鶴鳴寺、雪泡山、尤爲幽峻。古木參天。叢篁遍地。賊伏竄其間。踪跡難尋。

由城口之東經由黃墩、旗桿山、汪家垻、桃花埡、過大團城、小團城、至紅池垻、老木園、寶塔、分路往夔府之大寧、奉節、烏道羊腸、崎嶇不易行矣、而其增助地險、總在沿途老林、枝柯叢雜、刺眼挂衣、即爲健者、糾纏不得展布、賊匪潛藏其中、我軍無由得見、賊從林內下視、則纖細俱知、於碕角轉灣之處、依險鵲起、貿貿前進、輒墜術中、

大團城四面陡削如壁、上皆老林、周圍二百餘里、小團城山勢相類而差小、賊匪伏匿其中、砍樹闢地、結棚住居、其出入路徑、蟠折林中、均有暗記、糧食斷缺、出外分伏山徑、擄刼行商、掠近村居民、搬運歸巢、暇則演習鎗棍、邊徼深處、水土劣惡、大軍不能久駐、本地營汛、兵單不敢深入、伺其出刼、設法捕擒、俾知警畏而已、

由城口之北至南扇門、通陝西之興安、高山夾峙、中間危徑一線、爲川陝必守之險、

由城口東北、經黃墩、後坪、至一碗泉、中心石、南通夔府之大寧、奉節、北過偏巖子、至陝西平利縣之平溪、東北過螞蝗垻、至陝西平利縣之鎮坪、東過徐家垻、焦子埡、通湖北竹山縣之巴豆園、豐溪、兩處、山勢極其峻削、均象形得名、而當三省邊隅要路、一夫荷戈、武士千羣、無所用之、偶有騷動、爲必守之險、又徐家垻之鶴心嶺、亦爲要隘、

夔州府東界湖北巴東、南界湖北恩施、北界陝西平利、西扼本省之新寧、形勢險阻、爲川東門戶、岷江貫其中、奉節、巫山、雲陽、萬縣、開縣、大寧、各縣、均在江北、崇山峻嶺、密地千里、川中山多黃土、不逮陝南山之

沃而土性稍堅。山民遇有溪泉之處。便開墾成田。故到處均有稻穀。價值較陝省爲賤。但各縣地均遼闊。棚民雜處。稽防爲難。府城至成都一千七百里。巫山、大寧之屬。相距在二千里外。邊隅有警。聲息難通。綏定府、舊爲直隸達州。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陞州爲府。附郭爲達縣。隸以東鄉、新寧。東界夔府。西界渠縣。南界大竹。北界太平。地居四達。在岷江之北。近府平原沃壤。水田連阡。稻穀頗饒。距府數十里外。則連峯疊巘。東鄉多有未闢老林。山谷幽險。易以伏奸。棚民雜處。稽察不可少疎。府至成都一千二百餘里。東鄉在府東北一百里。新寧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東鄉北由羅紋垻、黃楊堡東北由回軍垻、八臺山、雙河口、白沙。均可至太平廳。羅紋垻一路。路雖崎嶇。沿途尙有人烟。回軍垻一路。盤折山谷之中。經過老林數處。行人恆有戒心。

保寧府、古巴子國。距成都六百二十里。爲川北重鎭。東界太平。西界梓潼。南界西充。北界陝西寧羌。棧道千里。當雍梁之衝。所謂劍閣重開蜀北門也。水流湍激。山勢嵯峨。故一路號稱天險。府東北四百里爲通江縣。古宕渠地。與陝西定遠廳接界。北三百里爲南江縣。亦宕渠地。與陝西寧羌、褒城、南鄭、均接界。兩縣均無城郭。縣治燬於賊。邑各有大石寨。倚山阻水。環繞十數里。天險可守。百姓屯聚其間。官弁卽僑居其間。就近撫馭。蜀山陡起陡落。山麓稍平。有溪泉澆溉。便成水田。二邑頗亦產穀。長林深箐。動輒數百里。嚴教各匪。易於伏匿。防檢不可少疎。

通江之竹峪關。與陝西定遠廳之九元關。相距六十里。川陝客民。挾貲貿易者。往往取道於此。山高三十

里上多青櫚樹林蒙密幽深往時亦有匪徒伏道攫取貨物上有關廟爲川北陝安兩道會哨彈壓之處滋事後賊匪出沒其間行旅稀少近於竹峪關築堡一座安設守備營陝省如再加防維則路途無阻矣

通江南江各道川客之赴漢江貿易者由竹峪關取道固鄉營道路紆回故於定遠簡池垻迤西經白楊關至菩提河於大巴山內砍伐老林另闢一道橫過老林約七八十里取道甚捷而極其幽暗常募土人護送

川中有東鄉有南鄉今陝西定遠廳之漁肚垻卽古南鄉舊治也大約大巴山所出各水在北者由西鄉注漢江在南者由通南巴州而注嘉陵江歸於岷江漁肚垻黎垻之水均南入通江亦天之所以分川陝也

大巴山由定遠折入南江崔嵬前岀旁支分爲十二嶺一名小巫山俗稱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其西與廣元接壤兩河口哨風樓一路通漢中之青石關昭化經城牆岩七眼洞一路至鐵爐垻亦與南鄭之巫山埡路通

巴州地極遼闊周圍約千餘里巴江可通舟楫平梁山四圍石壁如城宋末徙州治於此平原之中水田亦爲肥美而山多田少近太平定遠一帶崇山峻嶺尙多未開老林

南棱由金牛驛入過五丁峽古稱五丁力士開山以迎金牛者卽此經由陝西之寧羌州蹤朝天嶺進廣元縣界則爲百丈關望雲關七盤關鋸山關劍門關均極崎嶇所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

岷嶓天險。飛渡爲難。故自來流匪之患。恆在漢南江北。卽保寧以下。襟以嘉陵江者。亦可沿岸防堵。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自明以來。荆襄流民。卽聚此數郡之間。明末遭張獻忠殺戮之慘。遺民所存無幾。承平旣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也。古稱蜀民好亂。而楚人輕剽。醇者燒荒墾田。漸以富饒。黠者邀結朋黨。稽防少疎。便成事端。是在良司牧之善爲駕馭撫綏也。

鄖陽府、春秋麇子庸人之地。明成化時設府治。領鄖縣、鄖西、房縣、竹山、竹谿、保康、六縣。東界河南南陽府之淅川。西界陝西興安府之平利。南界襄陽府之均州。北界陝西商州之商南。道路四通。山有黃龍、白馬、諸險。漢江橫過其中。夾河、斗河、南北交注。爲楚邊之雄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五百餘里。

鄖陽山大林深。明時荆襄流民。聚處其中。轉徙於陝之商、漢川之夔、達。地險人衆。往往煽惑生事。項忠白圭之徒。督諸軍討之。旋服旋叛。蓋痛加誅戮。而所殺之數。不敵新集之多。力爲驅遣。則回籍之人。仍存復來之志。故汔無成效也。後原傑集三省按撫會議。將流民編成戶口。分設縣治。妙選賢能。勤加撫治。三省邊境。藉以乂安者百數十年。鄖撫之設。卽始此時。

自陝西興安至湖北襄陽。共計一千三百里。而鄖陽爲適中。府城依山阻水。形勢甚爲鞏固。府上游諸山峻峭。與川陝無異。下游則坡坨起伏。耐人尋玩矣。鄖縣爲附郭首縣。近郊多平原。水田產稻頗佳。

鄖西、府北一百二十里。縣治在漢江北山內。距江岸數十里。東與鄖縣南與陝西白河。西與陝西洵陽。北與陝西商南、山陽。均皆接界。舊本鄖縣上津之地。明成化時。原傑因其地太遼闊。分設縣治。崇山峻嶺。道

路崎嶇而山嶺之下多成平壩居民開成水田連阡踰陌故其產穀較勝洵陽、山陽、諸邑鄖西扼湖陝之衝者曰南天門有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之稱巉巖峻削共計數十里與洵陽之牛心石共爲天險鄖西舊本無城賊匪滋事時縣治被焚燬知縣孔繼濬領帑修建城垣團練民勇據險拒守賊魁齊王氏等爲其民勇所戮故鄖西鄉兵冠於楚北

上津舊本縣治後幷入鄖西設巡檢分防知縣孔繼濬籌修石堡一座屹立湖陝之間足壯聲援鄖西之夾河在陝西白河縣之上三十里水注漢江可通舟楫泝流過上津至蠻川關起陸二百四十里至商州進西安省城通計由夾河起至咸寧峪口水陸八百餘里行旅避孝義秦嶺之險多取道於此與安之東道也

房縣本漢房陵魏新城地孟達之據以爲蜀魏輕重者也距府城三百二十里高山廣谷號爲奧區往代流匪往往盤踞其間板橋山九道梁等處地方幽險稽防未可少疎

竹山竹谿爲古上庸地舊本一縣明原傑割竹山東南另設竹谿竹谿距府三百二十里竹山距府一百八十里東與鄖縣北與陝西白河洵陽西與陝西平利交界南通四川大寧並宜昌之興山等縣當三省之邊徼地方最爲遼闊

竹山竹谿均舊本無城賊匪滋事縣治遭焚燬近皆籌修新城高垣崇墉極其鞏固兩邑風土略似民勤稼穡於山灣溪角盡墾水田其平原之中錦塍相接故其米穀之饒洵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人輕生敢

關陝西當鄉兵者多二竹鄖西之人頗得其力

竹山之關垭與洵陽之七里關毗連山勢險峻道路崎嶇爲湖陝扼要之處

竹谿南之匯灣西由紅石河至竹葉關通陝西平利縣之曹家垻八卦嶺一帶由唐家坪經豐溪老爺頂巴豆園通四川大寧之蕭家坡徐家垻沿途密林深箐最爲幽險

竹山南由官渡過白河口至紅坪西折向家坡馬鬃嶺三層嶺與老爺頂路會由紅坪西南折過順水坪長嶺垻陰條嶺至鳥雲頂與四川夔州府之黃草坪汛大昌營各路相通

由紅坪南行過高橋河至相思嶺陳家坡又東折過麻線坪下古坪國公坪至百里荒此數百里中老林深箐與陝西之化龍山四川之大小園城山勢相連向本無路搜捕零匪開成小徑均極危險

宜昌府古丹陽地楚熊繹始封於此後又名夷陵西陵史稱秦伐楚燒夷陵吳陸抗討步闡于西陵者卽此地舊爲州治改陞爲府東界當陽南界宜都北界南漳西界四川之巫山扼巴蜀之咽喉附荊襄之脊背枕山環江地險流激最爲形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一百餘里

宜昌府城在大江北岸依山阻水雉堞連雲號稱巨郡府所轄東湖歸州興山巴東長樂均在江北鶴峯長陽二州縣在江南者與施南接界爲土官宣慰司舊地改土歸流江北數州縣接連四川之夔府本省之鄖陽山大林深亦往時流民積聚之地故賊匪往來竄伏其間

歸州古夔子國地一名秭歸出師表所云秭歸蹉跎者卽此也濱臨大江距府一百二十里東湖歸州均

有水田。宜稻。歸州西北一帶。高山長谷。與鄖縣無異。控制不易。

巴東、漢巫縣地。濱臨大江。由四川之夔府大江東下。至縣入湖北界。邑有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而下形如金字。縣治依之而向。無郭垣。故賊匪滋事之時。縣治至被焚燬。荊楚第一層門戶。宜爲桑土之綢繆者。

巴東船樓上巴西。言川楚之相連也。夷陵、三峽之一。宜都記。稱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之聲。巖谷響應。行人聞之。莫不懷土。歸州之空舲峽。尤絕岸峭立。爲飛鳥所不能棲。此路數百里。均皆大險。故自來蠻禍。不能踰江北而流匪之患。亦鮮至江南者。

興山縣、府北一百二十里。在江北山內。崇山峻嶺。接連四川諸山。道路詰曲。扳躋爲難。

由興山縣東北。經由豐玉坪、長房河、一路。可至陽鄖之房縣。西北由伍家坪、堆子場、南陽河。亦可至百里荒。古木叢篁。川楚極邊。

由巴東之羅坪、羅溪、場北。過麻線坪。亦通相思嶺。西由火峯翻界嶺。下黃泡池。通四川之觀音岩、八石坪。至大昌營。西北翻界河垻。至琴樂坪。過黃草坪。通大寧縣之大寧廠。此帶數百里中。多未闢老林。往時荊襄流民。蔓延川東者。必先集聚於此。以次轉徙而西。故賊匪之竄逸川楚者。多取徑於此。道路極險。峻林木陰翳。官軍往來追捕。跋涉動經旬月。征人之勞瘁可思矣。

漢江發源嶓冢。至襄城、沔縣之間。北棧黑河諸水注之。始通舟楫。東至漢中府城南。冬春水涸。礁磷淺瀨。

架木爲橋。由漢中而下。城固之文水、堵水。洋縣之柳溪、大小龍溪。西鄉之清涼川、木馬河。石泉之珍珠河、紅河、遲河。紫陽之洞河、玉河、漢陰之月河。安康之大小滔河、嵐河、黃楊河。均注於江。其流稍大。然江面不廣。石擁沙積。淺處仍可搴裳徑渡。由興安府東下。會合洵河、斗河、夾河。其流始深。共一千三百里而至襄陽。襄陽以下。江面較大。自沙陽以下。雖港汊紛岐。其正流之趨漢口者。流極迅急。故言漢防在洵陽縣高壁洋以上。夏秋水漲。可據岸爲守。冬春非淘沙布樁。不足禦也。

漢江俗稱神河。其異於諸水者。當夏秋漲發。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見有跑沙。拚命急避。如不能避。則沙壅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踪矣。跑沙在老河口、襄陽、一帶尙有。至襄陽以下。則漸次稀少。推原其故。緣漢水流最勁疾。擁沙而行。上游高山夾束。愈增其猛。至襄陽地勢平坦。江面寬而水流緩。故沙亦漸落江底矣。

唐時都關中。江淮之米。多由漢江泝流而上。不專恃河運。史稱明皇幸蜀。至扶風。江淮貢獻適至。其明徵也。由老河口之上。進寨河。小舟可達龍駒寨。陸路至西安。不過四五程。梁州、金州。則均在水次。軍興之時。江西、湖廣、轉運接濟者。由漢江而進。但漢江灘高流急。鄖陽之龍窩。洵陽之藍灘、新灘。其險不減灩澦。船質稍脆薄。遇石輒破。江西運員彭淑、湖北當陽人。諳漢江水道。所運之米。專募湖南永州劍船。船既堅實。人亦耐勞。故虧耗獨少。至湖南糧米。多用本省原船。省一番搬移。卽少一番耗損。米又用布袋竹簍裝盛。船戶難以偷竊。遇有磕損。便於起救。尤經理之得宜者。

漢中府諸水。漢江而外。無可通舟者。西鄉堰口諸流會合。夏秋可行小舟。然亦僅至西鄉縣城。與安府諸水。紫陽之峒河。西至四川交界之毛坝關。三百數十里。可行小舟。漢陰之月河。春夏瀦而爲堰。既資灌溉之利。秋冬小舟運載至郡。舟容數石。

安康之滔河、黃楊河。舟行有水時。均不過數十里。洵陽因洵河得名。源出孝義秦嶺。至鎮安西境。名大仁河、小仁河。東折至洵陽。與水由舊縣關鎮安縣南注縣境者相會。故之謂兩河關。會流一百七十里至縣城。東入漢。俗稱八百里洵河。其可行舟者。計程四百餘里。

鄖西之夾河。源出商州之鶻嶺。經上津。入鄖西境。至夾河口入漢。對岸爲白河縣地。小舟直至蠻川關。斗堵河在漢江南。源出竹山縣之上庸山。卽古上庸河也。盤折二竹、房縣之間。合孔楊水、鰲水、龜水。並源出平利縣之堵水。源出白河縣之北星河。其流稍深。沿流作堰。灌溉稻田。小舟牽挽而上。可三四百里。至鄖縣西南入漢江。二竹、房縣、民客貿易鄖襄者。均此河運載。

嘉陵江者。東自陝西散關發源。由鳳縣、略陽、諸治西南斜注。西自甘肅西和、成徽、兩當、諸縣而來之水。合於置口關。東入四川之廣元縣境。道經嘉陵山之西。故以嘉陵名。西至昭化縣。有來自階州之白水。龍安府之青州水注之。又納蒼溪縣之宋江。梓潼縣之小潼川。下至合州之渠口。則渠江諸水注之。南下至州治之東南。入於涪江。按嘉陵江兩面夾以高山。水流遄急。然至陝西之略陽。其流已鉅。可通舟楫。較漢江之在褒沔者。爲深廣矣。

渠水、源出陝西之定遠廳大巴山下。至巴州東南。分爲三流。而中央橫貫。勢若巴字。名曰巴江。又稱字水。合源出廣元縣通平鎭之清水江。源出通江縣之宕水、龍灘水。由金華山西斜注東南。有通川江者。發源達州之萬頃池。自東注之。江南下渠縣之東。又爲渠江。納渠縣之白水溪。大竹縣之東流溪。廣安州之翁水。至合州之渠口。合於嘉陵江。此水舟楫直通巴州。其分支別派。間亦可泛輕舸。

開江、源出新寧縣霧山坎流而下。南入開縣。合源出達州萬頃池之清江。源出高梁山之墊江。俱下雲陽。入於岷江。此水雖蟠折山谷中。而小舟尙可運載。

馬連溪、源亦出於萬頃池。自北而南。下經大寧縣之西。又南入巫山縣。與大寧河並入岷江。亦通小舟。

岷江、源出岷山。自松番衛西北至番界。三支並下。至下游諸郡。漸次會合。東下湖北之巴東縣。而入楚界。其間若金沙江。則自雲南之北勝州。總滇省西北諸支。流至四川之馬湖而入江。嘉陵江則自陝西之寧羌州。總甘肅東南諸水。至四川之合州。會涪水而爲內江。合三省之水。盤折數千里。源遠流長。故與黃河各爲南北衆流之長。江之在川者。兩岸束以高山。川楚之交。石峽千餘里。至彝陵以東。始入平原。故自來江患。蜀地絕少。然峽愈峻。水愈深。流愈迅急。順流而下。瞬息百里。泝流以上。則處處皆險灘。瞿塘、灩澦。特其名之最著者耳。故輸輓維艱。

三省邊境。可通舟楫者。只此數水。渭河、源發甘肅渭源縣之南谷山。東由鳥鼠山而下。經清水縣而西入鳳翔府之寶鷄縣。繞扶風、武功、盩厔、鄠縣而行。並非山內也。

山內陵穀峻大溪澗亦多當夏秋雨潦既降山漲暴發波濤之急山民名之曰竹筒水無舟楫可通尋常咫尺之地守候輒至經日又古稱雉蛇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內蛇雉最多百姓不知伐蛟之法蛟起崩山裂石坡坳之間廬舍人畜被山水推去者往往有之山民不以爲奇也蛟將起時有聲閣閣類雉鳴而較閎以此偵之可以預避

山內地廣賦輕惟商州與漢中之南城洋西徽銀間及萬兩興安及四川之保寧夔府湖北之鄖陽宜昌各郡縣極多不過三四千小邑祇數百數十兩緣當國初定賦之時多係未闢老林故率從輕科國初定賦之時原定之額不能符數募人領地承賦而土著之民無多其承納之國課不過幾錢幾分領地輒廣數里至離縣窵遠者一紙執照之內跨山踰嶺常數十里矣完課既爲無多故其賃佃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畝而定也

老林未闢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虎禍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納課數金輒指地一塊立約給其墾種客民亦不能盡種轉招客佃積數十年有至七八轉者一戶分作數十戶客租只認招主並不知地主爲誰地主不能抗爭間有控訟到案則中間七八轉之招主各受佃戶頂銀往往積至數百金斷地歸原主則客民以青山開成熟地費有工本而頂銀當照據轉給中間貧富不齊原主無力代賠則亦聽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爲

舉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開山之法。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絙。下繫千鈞巨石。就根斧鋸並施。樹既放倒。本幹聽其霉壞。砍旁幹作薪。葉枝晒乾。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

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穀爲大莊。粟利不及包穀。近日遍山漫谷。皆包穀矣。包穀高至丈許。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飢。而包米能果腹。蒸飯作饘。釀酒飼豬。均取於此。與大麥之用相當。故夏收視麥、秋成視包穀。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早麥。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則六七月始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既熟。其穗倒垂。經歷霜雪。則粒更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高山之收。歲旱則資低山之熟。不能禁民間力作。無高低早晚之分。持清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責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濟也。

山民饘粥之外。鹽布零星雜用。不能不借資商賈。負糧貿易。道路遼遠。故喂畜豬隻。多者至數十頭。或生驅出山。或醃作酺。轉賣以資日用。

山內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恆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

始有議以各廠多恐被賊裹誘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頭必有貲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本利其貲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貲本偵探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眞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賊至搬藏其中賊不能裹也若不准開廠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添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倫無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恬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司牧之善駕馭矣

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爲茂密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山內險阻老林之虬幹蟉枝固爲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則叢竹之爲患更烈竹筍常青春燒不然多有竹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騙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頻仍也

開山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谷隔絕匪徒竊刼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爲難也

教匪之煽惑山民稱持咒唸經可免刼殺立登仙佛愚民無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其實別無伎倆所云驅鬼役神剪紙撒豆之術特好事者神奇其說荒誕之辭耳其拒抗官兵則各處猺徒之附從者賊中

有老長櫃少長櫃妄稱掌教元帥則眞教也其妄號領兵元帥則痞徒之出力格鬬者賊匪竄匿山中遇丁壯輒裹之反縛令負糧跟走悄悄行山谷中十餘日去鄉已遠漸釋其縛逼令刺殺所擄之人以堅其心不則謂無用轉殺之矣故兵勇所獲裹脇供亦多稱殺人要非其本心也

賊擄十數歲小孩教以擊刺稍大者號曰毛牯錐次者號曰馬娃子此輩幼小無知以殺人放火爲頑戲便捷輕銳如錐如馬故以爲名

嘅匪之在山內者較教匪爲勁悍往往於未鬬老林之中斫木架棚操習技藝各有徒長什伯爲羣拜把之後不許擅散有散去者輒追殺之

山民貿易定期赴場場有在市旁者亦有開於無人烟之處曰荒場當山貨既集如有嘅匪猝至則場頭恐其刼掠斂錢相贈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盜繩也

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其賭自造寶盒彈錢擲骰不打馬弔不鬬紙牌也嚴明守令能禁賭博卽爲清盜之源

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青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板棹皆備遇民間紅白事頭人持帖送分帳帳於其家號曰款客戚友弔賀坐其帳中卽入賭局家中稍有貲產者百計誘騙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場卽爲代賭所輸之數勒主人作保擔任強搶牛馬逼買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者必匪中豪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其歲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拿非聲東擊西鮮不透漏脫逃也

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蜮。換包設騙。行踪詭祕。多以術愚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鎗。白日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攔截。名曰打炮火。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略。如過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靖。

山內官吏士民。行走數十里。無不攜有軍器。以防賊匪。賊人暗藏利刀。質小而銳。名曰黃鰭尾。遇追捕緊急。挺持格鬬。我無利器。則爲彼戕害。伊何道而賣刀賣犢也。

山內各色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打浪。此輩值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嘎匪則相從刼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閒打浪既久。便成嘎匪。嘎匪之衆。即爲教匪流賊。能令地無游民。則盜賊自弭矣。

三省亂民。平定之時。新添營汛。用資彈壓。有新營即有新兵。多係降匪鄉勇充當。賊匪之殺其夥黨。赴營投誠。與鄉勇之從征。日久無籍可歸者。遣散恐滋事端。是以收入營伍。但此輩本非善良。殺人放火。習慣成性。詎能安守營規。又當從征之時。口糧優厚。打仗有賞。殺賊有獲。飲酒食肉。日日醉飽。入伍則有限餉銀。不能恣其口腹。宜其難以帖然也。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賊匪未滋事之前。山內糧食絕賤。大米每石。價值不到白銀一兩。包穀雜糧。每石只青蚨三四百。是以往時糧餉。盡爲給銀。原爲便兵軍興以後。山內連歲荒旱。略有收成。下游客商搬運大米一石。價常在三兩以外。包穀亦須二兩上下。糧食艱貴。陳兵在營日久。或薄有田產。或兼營生理。尙

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之外別無津貼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三斗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糴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

新兵之爲山內患端倪已見然兵有定額得賢明將官善爲撫綏駕馭則其患可弭其中更有可慮者在撤退鄉勇當凱撤之時從征已數年賞銀數兩恃其微勞多懷怨望雖云遞送回籍而所注籍貫本非眞實到籍並無親族收留仍然四竄又或以在外日久無顏回里每至中途逃逸復圖入營此項已撤鄉勇逗留山內者實繁有徒無事則爲閒打浪遊蕩村寨墟場有警則防其乘間抵隙但無故查辦徒生釁端隱爲安輯之方消其不平之氣尙宜勞心區畫

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山作廠既各安其業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即偶有蠢動而各保身家長鑱白挺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客民充當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多附和爲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窵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即間有告訴無爲申理囂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部三省邊境軫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倆則土流安業潛布之撤勇易於謀生自不至輕有生心此尤拔禍本塞亂源之要務也

保甲本弭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即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有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甲長保正相距恆數

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門牌。取互結。斂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城市用之。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安歇客店。所謂客店者。不過貿易山貨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恆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中打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者。其火鎗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嘓匪刼掠。有標客拳勇。技擊一可當十。壯士朱方伯從軍時。捐重貲。募得數百人。護輜重。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破賊。必畜選鋒。此皆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矣。

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設以衙庫獄者。近則只以喚詞訟。提人證。操演二字。絕不提及。蓋通弊也。山內則有不得不講者。地方遼闊。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浸釀事端。竊以山內民壯。當相縣之大小。大縣設一百四五十名。中小亦必一百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即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佃租動撥。自可敷用。

開屯田設堡卒二議。往嘗陳之當事。顧治法非難。治人爲難。曉事任事之人。百難一二。事機各有其時。過時則無可籌辦。未敢仍持前論也。而於山內興利除害。尙有臆見。可備芻蕘者。國家承平二百年於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守土者善爲撫馭。廣其資生之路。則彼方藉以仰事俯畜。詎至即爲亂階。昔文王治岐。木拔道通。而化行江漢。風雅所載。甯盡虛言。南山、大巴山、化

龍山、城口、團城等處。募商開廠。斫伐老林。木料浮江漢而下。直達三江五湖。既可裕國課而濟民用。而老林既開。墾荒耕種。盡皆腴地。於此數十里中。添設州縣。可養活無數生靈。通計老林。非二十年不盡開墾。地則歲歲有收。此百年之大利也。至老林既開。各山之眞面目皆出。無蔀蔽以增其險。奸徒不能藏匿。則又利與而害自除矣。

開林之難。地方官恐設廠之時。民客龐雜。難以盤查彈壓。固是一端。而又有苦其地勢之難行者。連抱之材。詎人力所能運。必藉水勢。而山中溝渠。往往有亂巖擁塞。步步阻滯。商民卽願出貲開廠。不肯捐本疏川也。且林木斫下。往往候水經時。山漲暴發。木植隨湧而下。爲下流撈救。不肯收贖。則徒折貲本。故無肯爲開林之計者。然山既有脈。水卽有路。沿途巖石。可設法以鑱鑿。山高者水自大。巨木亦可放下。如洵陽、鎭安、孝義、各老林。十數年來。斫伐結牌。直下老河口者不少。卽以巴山而言。東北二面近西鄉者。山水本歸漢江。則木亦可放之至漢。西南二面。山水本歸巴江。則木亦可放之至巴。巴山之木。爲廠客所伐者。均令刻字作號。漢則下至興安、鄖陽。江則下至夔府。宜昌。均准撈救收贖。而於夔、宜、興、鄖。設關稽察。現孝義、鎭、鄖各木客。遇水漂失者甚多。然於百株之中。能留二三十株。卽爲獲利。以林木質大而價重。且多松柏花梨。美材可作器具。不止房屋板片之用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得賢能地方官。籌出數千金。試爲疎導山脈水道。既開。募商開林。一處有利。則他處自皆倣行。南山、團城。分別由江由渭。各隨地宜。聽客商臨時斟酌。久之自有成效也。大利既興。民聚雖多。足以養活。官府留心稽查。可不至別生事端。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蝟起之時山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而聲勢既張則小隊賊匪亦不敢輕有窺伺查賊匪將至必先有賊探偵視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既成每月操練兩次不過費兩日工夫其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則賊匪日日滋擾地方光棍加以恐嚇百姓日藏山洞不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略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戰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捍桑梓亦須官府激勵少爲貲助故於有事地方上官當量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保民也

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者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攔搶也而供運之人尤有當斟酌者竊嘗謂用家丁不如用差役而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聞賊膽怯往往糧運不到浮開運腳使費差役路徑熟悉兼恐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寧靜事雖公而切己辦理較實心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之謹厚可靠者先給發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寨堡中多其子弟親貫共顧顏面必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平日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自然休戚相關也

聽訟雖非致治之源而閭閻受累實由於此山內尤甚川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光棍包攬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訟端差役手奉一票便爲奇貨可居邊境距州縣窵遠者往往將所喚之人羈押中途客店店主

串通一氣。彼此分肥。爲之關說。所欲既遂。則回稟。未票之先。已往鄉省。索詐未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則云喚至中途。被某某等糾衆搶回。稟請加票。喚至城中。又糾之保戶。屢月經旬。不得質訊。差役坐食。兩造飯銀差費。一訟所用。動至累百。至命案之鄰證。盜案之開花。一票尤必破數家。民苦莫訴。幾何不胥民而盜也。地方官嚴勒限期。相地遠近。計日審結。案無留牘。獄無繫民。民保而盜自弭矣。

康熙年間。川陝總督鄂海招募客民。於各邊邑開荒種山。邑多設有招徠館。又飭州縣選報紳士耆民。充爲鄉正。宣講聖諭。城中朔望。山內場集。均爲演講。責成地方官實力奉行。風俗不變。盜賊稀少。百年以來。父老傳爲盛事。則善政之化民成俗。即邊徼亦未必不可舉行。是所望於志希循良者矣。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摧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悉從輕。則民間尙有受累者。害不在官。而在差役與地棍也。蓋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縣城又不能即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者。非一二金不楚矣。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爲挨延。俟至次年開徵。向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懼以陳欠到官。任其魚肉。於是算本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矣。嘗詢山中紳耆。均稱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即催科中之撫字也。

滇黔粵嶠之間。石山亦峻嶒可畏。顧其所謂石山者。石自爲石。不甚與土雜也。山內則不然。石雜土中。不

相連屬。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由山巔徑滾而下。當久雨新霽。行人常有戒心。否則裂石砰擊。未有不立碎者矣。

山內石雜土中。無不可種之山。此其所以爲利也。而道路之不能修。亦卽由此。蓋土盡浮泥。經烈日暄晒。則堅如石塊。鋤鍬難施。募人開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時行。巨石之隨行潦下墜者。又復堆積沿途。加以藤蘿叢竹之蒙蔽。旋剪旋生。夏秋之間。征人之苦。較勝他處。

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卽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崩墜。故寨堡之倚岩而結者。往往下木樁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

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衍。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卽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鏨籤入。擊以巨鎚。用力推擠。卽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爲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只砌根基五尺以上。決不可用。恐其質重壓碎也。

山內氣候。有與外間不同者。南山、大巴山、圍城之屬。積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間。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後。土結成冰。堅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鋤挖磴。扳援樹枝而上。故搜捕之師。一至冬令。則馬隊不能得力也。

定遠、太平、鎮坪、城口、各處。山大林深。天開一井。常多陰雨。卽晴霽亦有濛霧。霧中多硫磺氣。感觸之者。輒生膨脹瘧痢之疾。又盛夏之時。必有數處下雹。小如彈丸。大或盈拳。將包穀雜糧打倒。人畜急避林岩中。

亦凝陰之氣所成也。惟下雹之處。不過一線。長有至數十里。寬不過數里。糧食非成熟之時。雹過後。山農扶培。尙可吐穗結實也。

鼓鑄之利。不惟不可禁止。尙有當講求者。山內古稱陸海。雖亦間有銅鉛各礦。非常產也。而產鐵礦之地則甚多。聽外間客民。就地爐冶。雇募工作。固足養活無業之人。而作爐必近老林。砍伐以供薪木之用。久之而老林漸開。肥以春燒。可種之土愈廣。棚民亦收耕作之利矣。

山內有耳扒者。將靑槲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漸生耳。其利可以三年耳盡而新蓄之靑槲木。又可作扒。再有作薹扒者。另是一種木。間有取松樹爲之。洵陽則出構欀。狀如麻。蘇廣爲紗羅者參用之。此數種均山貨之貴重者。

原傑於鄖陽奏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遼闊者。分設縣治。洵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未謀及秦蜀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未逮秦蜀之嶮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秦者。距成都往往二千數百里。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至縣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磚坪。平利之鎭坪者。此類尙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於後賢乎。

添營不如分縣。營資彈壓而已。未能責以撫綏導教也。且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增也。縣則訟獄者往焉。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住。漸成都會。得賢司牧勤於治理。勸農興學。則民

風可以不變。至審事、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瘠薄。縣官窮苦。則新設之地。酌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有自奮於功名者矣。

堅壁清野。均制寇良策。山內之野難清。已論於前。至堅壁之謀。則行之確有成效。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裹人。脅從日衆。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

寨堡之設。固足保民。而於勦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官兵盡力窮追。相距總隔一二日程。以其前無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據險以拒。大兵跟擊。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添德。兩賊首。賊匪踹淺渡漢。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爲逗留。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賊。勢遂窮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萬餘人。攻打太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扼之於後。官兵勦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盪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團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鼠。跟追倏無踪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民。生長其地。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官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烏獸散。銳氣挫矣。賊來勿迎頭

攻擊。沿途分伏壯健於山灣石角之間。賊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姿頓道途間。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而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亦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砲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益疲罷。拉後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團練民勇。編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農。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雄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遭蹂躪。非欲以此邀戰功也。教習之時。令其演火鎗。擊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為上。不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不值於必死之賊拚命。火鎗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倘可爬山而逸。至於善擊石子。則猝遇賊匪。手無器械。地下石塊。即可抵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較之火鎗。費省而力相當。

團練之法。各寨寨內設寨正一人。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必相其人之多寡。為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為衆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守之。當東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於高山眺望。偵有賊踪。放一砲。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砲。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砲。寨總糾會各寨。盡舉器械。集壯丁堵禦。而卡信砲既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砲。與非賊至放砲。寨總查出。均即稟官嚴懲。

僱探不問。便至誤事。而探卒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棚塗搪報。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小心。寨總各給木戳。探止本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仿令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用印信。以杜道聽途說之弊。寬優給口糧。票內無戳記印信。必加重懲。

百姓自捍身家。不能出境勦捕。間有地當要衝。而本地民力單弱。必須得人幫助者。當愷切諭以脣齒之義。而所調亦止可在百十里內。百姓知無遠役。地方官又能加之獎勵。軫其飢寒。自踴躍從事。

林中所產老毛竹。節密而堅柔而勁。賊匪砍作矛桿。長一丈七八尺。拒抗時。千矛攢刺。短兵砍撥。軟不受刀。前矛甫開。後矛已至。賊勢不支。則拔出矛頭。棄桿翻山。形同猿猱。竄至他處。又砍竹作桿。前敵之兵。火鎗弓箭。林內不便施放。亦用長矛。彼此刺擊。馬服君曰。兩鼠鬬穴。將勇者勝。信哉。

平原之中。弓箭疏通。及遠。火鎗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老林。盤屋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王提軍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用馬隊。直踏而前。有山西千總崔雯者。領藤牌軍二百名。跳躍出迎。賊馬驚竄。自相踐踏。營中分兵。截殺繼之。賊匪始退。次日額侯領索倫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皆當百。賊死傷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輕窺平原。勦賊之師。弓矢鎗矛藤牌。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罷我師。一時難於剪除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溝而行。一大山翻過。不過數十里。而繞山溝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經略參贊楊提軍、賽將軍、諸軍於追賊

緊急時輒亦屏去鑼鍋帳房跟踪徑前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追敵之難固然限於地險然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隨刼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兩三日始達乾糧不能多攜不得不住紮待糧寨堡既成官兵經由處所預先貯糧軍至輒搬運供給庚癸之無呼實資於此兵以衞民不戕士卒則雖殺敵致果終非雲霓之師也經略參贊所以克奏膚功者拿定保民二字主見先定每當下營村老皆得進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弁兵秋毫無犯德侯嘗勸賊西鄉紫陽間四面皆賊督軍前後攻擊軍中缺糧已二日兵軍有掠寨民糧食者立斬以狥故三省邊民感戴異常聞兩侯營至老幼夾道歡迎經略之卒山內軍民聞之多遙奠痛哭亦可爲領兵者師矣

楊提軍嘗言戡定之功固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司牧賊匪經勝仗之後脇從之衆多乘間自拔地方官不能安輯則任兵役之嗑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逮所增之數矣即搜捕之時良司牧功亦有易奏者領兵官於所帶數千人之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爲父子兵寨民於官兵經過多疑懼不敢到營即偵知賊在前途不來相告也若地方官則賊所至之地保正寨長均須立報得以預爲準備此皆致勝之要提軍持論如此得弭盜之本矣克壯其猷詎偶然哉

戡亂之方不難於一戰而勝之而難於全局而安之久安之事寬猛並用曲折周詳巨細必須皆到則司

牧之責任重矣。

岳少保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穆提軍督兵勇二千餘人。追勦賊首伍懷志於南山老林。徒步當先。轉鬬千里。幾危者數。其氣彌厲。卒俘伍逆。撲滅此股大賊。其後勦賊定遠、通江之間。策馬衝陣。身中數矛。死邊人嘖嘖稱其武烈。又言有某將軍者。領兵不二千人。紮定遠之長嶺。川匪萬餘。突由竹峪關至定遠之黎垻。人心驚惶。將軍督軍奮擊卻之。回軍至九軍垻。又遇賊大隊從星子山東來。亦徑前衝殺。賊敗回竄。後聞其屯軍西鄉。賊繞道偷渡漢江。領軍馳截。賊濟大半。其未及濟者。均爲掩殺。嘗奉檄過七星垻。舟人指視沙垻死賊。背上箭如蝟毛。亦可謂敢戰者矣。

山內民風土俗。已略具梗概。闢林墾荒。毋擾木鐵紙耳各廠。凡所爲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遼闊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綏靖之大規。不外此矣。顧經世大猷。兵食並重。軍威果然雄盛。自可消侮亂之萌。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之廣莫。必非添數營數汛所能控制者。而添數營數汛。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矣。屯政雖係古法。然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舉行。即如新疆苗疆各屯。現在均著有成效。山內有水田之處。難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之計。亦畏有賊匪之害。核其田爲屯業。編其人爲屯丁。即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產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懇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己。如

此則屯政可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有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當。各老林聽棚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謀。兵寓於民。洵久安長治之規也。良醫療病。用藥固有加減。而方恆傳之古人。是所望於集羣思廣衆益者矣。

嚴樂園先生以洵陽知縣起家。官至陝西按察使。南山盜起。身在行間。先後幾二十年。嘗建議。請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前明鄖陽巡撫例。割三省邊郡。專設大員鎮撫。廟堂重更張。未遽施行。今雜識首言久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卽其旨也。據先生自序。此書成於嘉慶十年。後道光時。復增輯爲邊防備覽。總十門。一十四卷。辭甚宏括。然規畫要略。已具於此。後世談兵形險要者。讀其書。通其意。隨時變通而善用之。一隅之法。推之以治天下。不難也。又多乎哉。光緒戊申八月胡思敬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驂鸞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七〇三七上